



TAIMAZAVMAZAV SIA BAHTAN

都市叢林

世界

INDIGENOUS
SIGHT

IPCF
雜誌



inSight.ipcf.org.tw

從原住民族的角度看世界
圖文好看線上版

Pulima表演新藝站

奔放

Pulima Performing Arts
of Young Generation

原力覺醒，引領表演潮流 忠於自我，展現創作魅力
Pulima藝術節推出3位潛力新人，2019秋季登場！

演出場次

臺北

華山1914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 烏梅劇院

臺北市中正區八德路一段1號

11/09 Sat. 19:30 | 11/10 Sun. 14:30

票價 \$ 450

9/30前購買享早鳥票價270元，10人以上團體票315元，兩廳院之友享原價9折優惠



朱克遠《semupu數》



高旻辰《粉紅色》



幽法《aynuko》

高雄

駁二藝術特區 | 正港小劇場

高雄市鹽埕區蓬萊路99號高雄駁二藝術特區蓬萊區B9倉庫

11/23 Sat. 19:30 | 11/24 Sun. 14:30

購票請上兩廳院售票系統
www.artsticket.com.tw

跨過距離隔閡 在都市參與部落生活

當族人來到都市工作或生活時，文化衝擊是必然的。因為對環境不熟悉，生活習慣也不同，需要一段時間適應，再加上距離的隔閡，在都市沒有接觸部落文化的管道；以前來到都市生活，幾乎就等於和部落隔絕，讓族人面臨族群和文化認同的難題，找不到歸屬感。

在我成長的年代裡，整個社會對原住民還是有些刻板印象。族人們習慣隱藏自己，不太敢說出「我是原住民」，這並非刻意，而是在當時時空背景和環境氛圍下，自然而然讓族人處於這樣的狀態。這也是因為過去我們對自己文化的信心不夠，以至於無法很清楚地把自己的特色展現出來。

但當時代背景改變，族人透過教育提升知識和競爭力，在許多領域表現越來越出色後，族人們的族群意識慢慢抬頭，才開始對自己形成一種自信。這是很重要的轉捩點，現在很少人會說「我不是原住民」，原住民的身分反而是種驕傲。

不同於過去，現在族人們在都市接觸部落文化的管道，也越來越多。比如在公部門，每個都市都有原住民的相關組織，不定期舉辦文化或產業推廣活動；又或是在媒體端，現在資訊發達，要接觸部落文化已非難事。

在教育上，很多學校也陸續成立原住民藝能班，這帶來兩個影響，一個是透過這樣的機

制，讓都市原住民的小孩有自信養成的時間，畢竟都市原住民的成長背景，和過去在部落生活並不一樣；另一個是透過教育的方式，傳承原住民的文化和傳統智慧，即使生活在都市，還是能學習部落文化。

透過這些管道的幫助，現在的都市原住民青年，也開始慢慢找回對部落的認同感，距離不再成為阻礙；也因為接收的資訊越趨完整，讓他們開始重視部落的相關活動。政府為了鼓勵族人們不要和自己的部落文化脫節，也制定歲時祭儀的請假規範，所有具備原住民身分的族人，都能在各族的祭儀期間，自行選一天向公司或學校請假，讓族人們能返鄉參加部落最重要的年度祭典。

比起過去，文化斷層的問題相對已改善許多。現在的都市原住民，身邊已有許多接觸族群文化的方式。這些資訊都在手邊，端看族人們是否願意打開自己的心，進一步發現和了解，即使身在都市，依舊能與部落生活在一起。

作為一個族群媒體平台，原文會的責任就是向所有原住民，傳遞部落文化和知識。臺灣的原住民族群相當多元，文化精彩豐富，我希望透過原文會的電視、廣播和雜誌等不同呈現方式，讓各族的文化都能完整呈現，同時也讓生活在都市的年輕族人，隨時都能接收部落資訊，不再有關閡。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董事長 阿瑪亞·賽斐格



當都市叢林的客體成為主體

這些年，都市原住民的生活及教育問題一直是各界關注的方向，尤其是2017年《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立法通過之後，臺灣原住民的族語發展更加受到矚目。其中，推展原住民族語，不僅是主管機關原民會的重要業務，各級學校也都肩負重責大任。

根據原民會的移居都市原住民人口比例統計指出，從1960年後、臺灣尚在解嚴前的時間，移入都市的原住民人口僅有3%；但迄今已增加到46%，也就是說在目前的56萬的原住民人口中，居住在都市的人口實已超過20萬大關，甚至逼近總人口的一半。這表示居住在都市的原住民人口不斷地成長，未來極有可能會超越原鄉的人口。

然而，這也反映出原住民族面臨的困境。族群的隔代教養問題嚴重，而都市原住民能否適應競爭且生活步調快速的生活，也需要關切。以臺灣地理環境來看，中央山脈通常作為分水嶺，區分成都市及原鄉原住民；面對都市原住民人口的增加，地理環境的先天不良因素，也是造成東部和西部差距的主要原因。都市原住民的生活狀況，在他們心裡是否仍然存在有「都市叢林」？「都市叢林」其象徵意涵又為何？更值得推敲。

在過去的數十年來，都市原住民一出生就在都會裡，對於追求進步的生活，以及在

都會生活的適應上，看起來和都市的民眾無異。但在深究後會發現，其實仍有許多值得探討的地方。從這幾年的人口發展來看，北部地區的人口都有增加趨勢，其中桃園市的人口從6年前的3萬多，如今已成長到7萬5，已直逼台東縣的7萬8千多人。當然這和生活環境有著密切的關係，同時也反映了原鄉就業環境不佳因素。只是，從過去10多年來，東部地區的原鄉，也出現來自都會新移民，這些多為退休的公務人員及企業人士有關。加上如今交通便捷，一日生活圈的生活方式儼然形成，「都市叢林」的概念，在某種程度上還有討論空間。

都會快速的生活步調，和原鄉有著截然不同的生活樣態，這中間也存在有族群對現代生活的定義及價值觀。這並沒有誰對誰錯，而是國家必須關心原鄉和都市在教育資源、經濟水平及文化方面的落差。如何使都會及原鄉平衡發展，有賴政府積極落實政策，否則原住民仍然無法脫離落後的宿命。

回顧30、40年前的北部縣市的大樓興築，象徵著生活進步，這不可否認有多數原住民族人的心血付出，這些貢獻是值得肯定。在我們享受這些成就時，我們是否有真正的關心都市原住民青年教育、就業環境以及居住環境？是我們需要長期關注的族群議題。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代理執行長 章俊博

Kacaw Fayan



INDIGENOUS
SIGHT

TAIMAZAVMAZAV SIA BANTAN

都市叢林

- 08 都市原住民
怎麼來又走向哪？
- 16 與城市比鄰而居
- 18 都市中的部落漂鳥
- 26 原住民藝能班
讓原住民青年成長的路不再徬徨
- 34 原住民族加分政策
加了就能回到家嗎？
- 42 在都市叢林尋找部落溫度
- 50 別再戰族群
- 54 古老而渾厚的嗓音
唱出都市原住民心聲
- 56 mapasnava Bunun saikin
插畫結合族語 學習當個布農人
- 58 舞動新視界
以體適能讓世界看見原住民族
- 60 認識原住民族歷史創傷與微歧視

發行單位：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
發行人：AMAYA · SAYFIK 阿瑪亞 · 賽斐格
總編輯：Kacaw · Fuyan 章俊博
統籌：Doyu · Masao 柯瑞美
編輯執行：曾瓊慧 Lovenose、賴星羽 Bali
美術統籌：賴星羽 Bali
地址：11573 臺北市南港區重陽路120號5樓
電話：02-2788-1600 / 0800-581-600
傳真：02-2788-1500
E-mail：ipcfservice@mail.ipcf.org.tw
定價：新台幣100元整

編輯製作：今周刊代編部
統籌：羅景馨
文編：郭柏均、黃淑芬、李珮綺、陳思穎
美編：鄭良龍、廖欣華
地址：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一段96號8樓
電話：02-2581-6196#336
傳真：02-2531-6433
封面圖片：林家棟

從原住民族的角度看世界
圖文好看線上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 未經本會書面同意，請勿轉載。雜誌內所有言論與撰述均不代表本會立場。中華郵政臺北雜字第2064號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ISSN：2313-111X

02 發行人的話
跨過距離隔閡
在都市參與部落生活

03 編輯觀點
當都市叢林的客體成為主體

64 國際視野
跨越大洋洲的文化交流
在大溪地留下臺灣原住民的印記

66 部落sowalen
原專班教育
帶領青年找到與族群的連結

68 苡栗發酵了
7個為什麼
在部落裡的實境教學

70 影像spotlight
餘生－賽德克·巴萊
霧社事件後遺族的傷痛

72 Alian96.3
Paicelen 出力
鮮活犀利的原住民
老故事與新時事

74 踏^ㄞ之路
IPCF十週年
四大支流讓族群川流不息

76 節目表
TITV 16
原住民族電視台

77 Alian 96.3
原住民族廣播電台





TAIMAZA MAZAN SIA BAH TAN

都市叢林

仲介

藥

富

房屋

599





1960年代，
原住民離開山海的擁抱，
走進矗立水泥高牆的都市叢林。



遊走在城市的邊緣，
帶著家鄉的記憶，在都市的一角打造部落，
讓下個世代的子子孫孫安居成長。

而在都市長大的原住民青年，
有著原住民的身分，
卻缺乏部落生活的經驗；
身分認同的矛盾與猶疑在心中滋長，
但他們以團結的行動，
找尋及回應自我的價值，
讓所有人在都市看見部落的力量。

闖進都市叢林的我們，
或許會迷茫，
或許會徬徨，
但讓我們試著跨越族群的界線與隔閡，
一起創造與見證城市發展的多元可能。

註：taimazavmazav sia bahtan，布農族「漂流都會」之意。





都市原住民 怎麼來又走向哪？

文／Hafay Nikar 插圖／林家棟

遷徙，
代表人群離開原有的空間，
到另一個場域展開新的生活。
遷徙本身無關好壞，
但卻帶有不同的意涵，
也許是受到外部環境的影響，
也可能是內部社會的瓦解使然。
然而，
原住民族的文化脈絡
與土地高度連結，
為何會展開離鄉的路途，
又為何在城市定居？



原住民與土地關係的斷裂與分離，現代國家的出現帶有很關鍵的影響。「國家」改變了社會、空間、土地的運作方式，以各種的管理規定，快速且大幅度地改換部落社會的樣貌。小面向從影響當地群體的衛生醫療系統、現代教育體制或國家稅收制度，到大方向的導致人類移動的社會制度控管、集村政策、施行義務勞役制度、土地國有化政策等等，迫使原住民族納入現代國家體系之中，也轉變族群社會運作的規則。

這看似僅為一個社會樣貌的改變，實質上卻造成原住民族失去土地的使用主權，以及社會制度的瓦解，更面臨到需要「金錢」繳納各種稅收與學費。於是，「金錢」逐漸扮演重要的角色，也開啟現代金錢遊戲的序章。

不僅是原住民族對資源開始有了迫切的需求，在政府政策的主導如日本政府的「皇民化運動」、中華民國政府的「山地平地化」政策，國家以「同化」的手段，迫使原住民逐漸從原鄉出走，一方面符合國家政策的導向，走向現代社會；另一方面也為獲取「金錢」，走向都市。



一個拉一個 一起到都市

走向都市是一個方向，但是究竟是如何走到了都市？依循著什麼樣的路徑來到都市？移動的過程與方向，也表現出原住民族文化的特性。像是阿美族以部落組織為單位形成集體，布農族則是氏族社會產生連結，而泰雅族更有血族與聯盟的社會關係。透過集體生活的特性，使族群內部的社會網絡具有高度的連結性與信任感，形成一套資訊流通的內部社群關係。

因此，在內部資訊的傳遞下，當群體內有人向外遷徙到都市時，便會在內部交疊成資訊網絡，構成了「一個拉一個」的遷徙型態。在阿美族的部落中，也出現「拉臺北」的名稱，代表著該年齡層有大量的青年往臺北移動，不僅以此作為階級命名的由來，同時也展現出該時代發生的重大事件。

除了一個拉一個的連鎖遷徙，居住型態也呈現群聚的樣貌。遷徙到都市的原住民透過生活經驗所習得的蓋屋技能，應用在都市郊區的空曠地，搭建起一棟又一棟的住宅，逐漸在都市中長出一個原住民族聚落。基於生活習慣與文化習俗，族人也將原鄉種植的田園作物帶至都市，在住宅旁栽種糧食作物，一如在原鄉組成新部落的過程，唯一改變的僅有土地的容顏。

由此可見，原住民族往都市移動，是尋覓新的生活空間，同時也帶來原鄉的生活文化，使得「都市原住民族」的概念漸漸成形。

從工作到生活 一個個都市部落的出現

不僅是居住型態帶有強連結，來到都市的原住民，大多也參與性質類似的勞動工作，如遠洋漁業、礦業、建築工地或工

廠操作員等，同事們往往都是相識的族人，在工作中能夠相互照顧。

有些地區也因為工作型態的高度重疊，而在鄰近工作場所的地域，形成一個個都市原住民族聚落，像是由遠洋漁業工人在基隆八尺門組成的都原聚落；在瑞芳、土城一帶，因礦業發達，使原住民礦工群聚而成的原住民部落；鄰近大量建築工地的汐止山光社區、三峽三鶯部落、新店溪洲部落等；甚至是近年來因工商業快速發展，而產生的新聚落群如桃園八德、林口等地。這些都市原住民族聚落的成形，使原住民遷移至都市時，提供如同在部落內相互照護的環境，不僅是共同工作，同時也是共同生活，讓都市的環境不再陌生，日漸養成落地生根的「都市部落」。





外送員



三三三 月休四天



租

外場

粗工



租

特考

三三三



招

作業員

廚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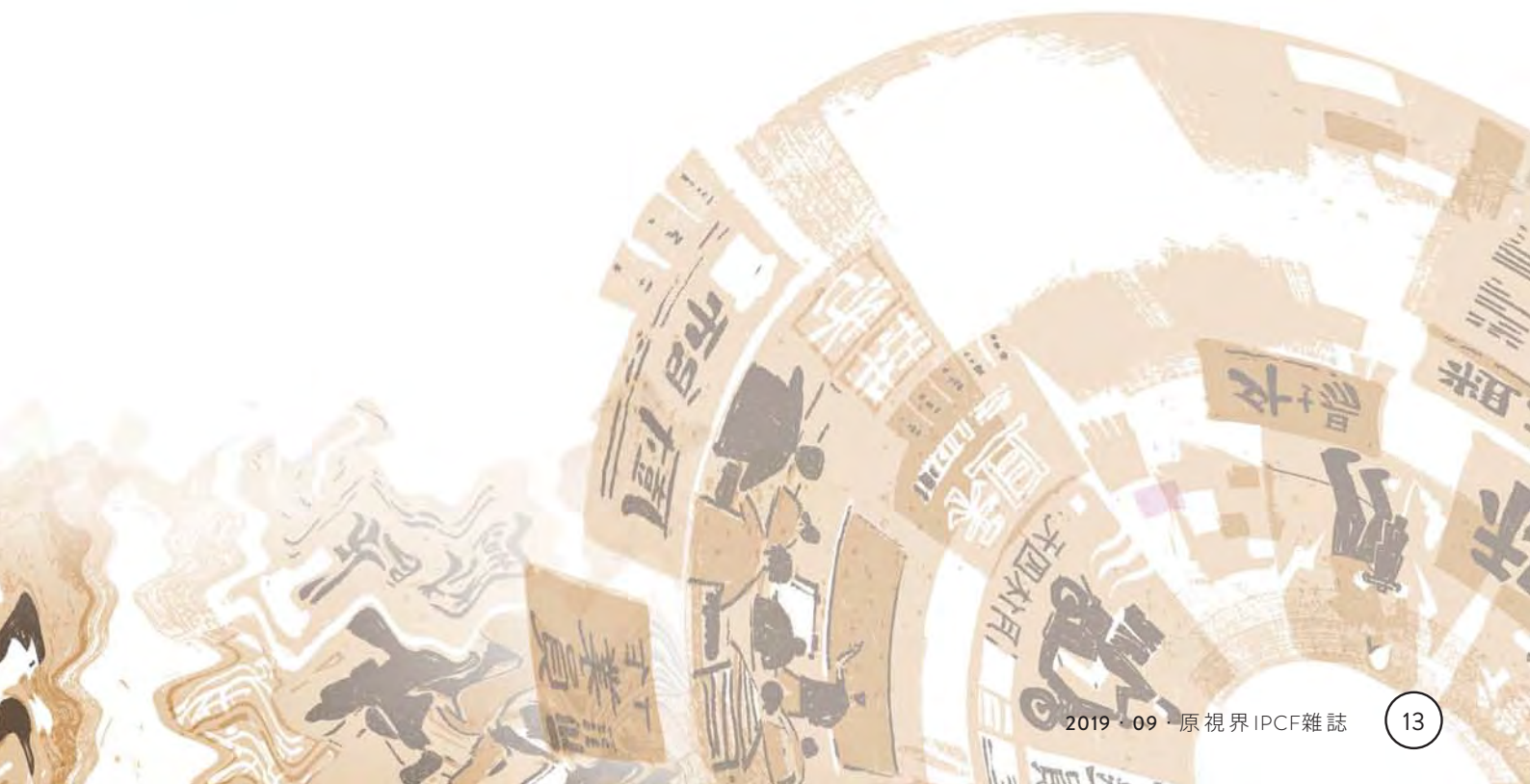
然而，離開熟悉的空間，來到與原鄉環境有著巨大落差的新場域，原住民往往是帶著混雜交織的情緒現身都市。來到都市謀求生計的族人，期待在都市賺到一筆錢，養活自己也能夠寄錢回家，改變原鄉家庭的生活環境；初次離鄉的族人，從原有環境的束縛中脫離，興奮地在都市中尋找另一番天地、挖掘另一幅生活景象；更多的是因著經濟的需求，被環境現實逼迫而離開部落，來到都市賺錢的無奈。複雜的情緒交織而流動著，初來乍到的原住民族人，對都市描繪出不同的想像，也活出截然不同的生活圖像。

隱身或融入 走向都市的路途

只是長期以來，社會對少數族群的不友善觀感與態度，讓原住民在都市必然遭逢大眾的誤解與歧視。整體社會的不認識與不理解，使得原住民族的身分顯得相當殊異，因而也產生許多標籤化的誤解，甚至是刻板印象。

在早期的社會情境中，由於原住民幾乎都從事勞動工作，又因為外表、膚色、口音等外在因素，顯現出與非原住民族的迥然差異，致使原住民族被部分人視為是貧窮、骯髒、下層的，甚至也將飲酒文化與祭儀禮俗，汙名化為酗酒或不務正業等負面字眼。歧視與衝突層出不窮，許多人來到都市後，選擇隱藏原住民族的身分，甚至拒絕承認自己是原住民族，強迫自我融入於都市社會之中，嘗試隱匿自己的身分與過去。

即使是居住在「都市部落」，仍然需要面對來自四面八方的疑問、好奇及種種偏見。都市的生活樣貌，全然異於原鄉，原住民必須順應著社會的情境流動，融入於主流社會的浪潮中，漸漸地遠離部落生活。





落地生根

都市與原鄉的斷裂與連結

回過頭來看，臺灣社會在經濟快速發展導致都市化的時間點，大約是1950至1960年代開始。從第一代來到都市的原住民，輾轉至今也已過了三個世代。有別於初探都市的第一代原住民族人，第二代及第三代的都市原住民青年，所面臨的社會情境又截然不同。他們多數沒有任何原鄉的生活經驗，甚至熟識的長輩也無人居住於部落，更遑論對於部落文化的理解是否足以支撐他們自我認同為原住民族，這樣的生活脈絡，讓新一代的都市原住民青年陷入「雙重邊緣」的情境。

雙重邊緣，指的是在都市被貼上原住民的社會標籤，回到部落卻又被視為是來自都市的外地人。在都市生活的原住民族，在兩邊都得不到認同，衍生出雙重的邊緣感及社會游離的疏遠感，使得新世代的都市原住民青年，在尋求自我族群認同的路上更加艱困。



從原鄉走到都市，象徵部落文化的逐漸消逝，人群逐漸稀疏的過程。然而，從當代社會再回看都市與原鄉，原本斷裂的鏈結，似乎又重新獲得修復與連結。歷史背景造成的土地流失與社會瓦解，透過部落族人的堅持、原住民青年的洄游、國家社會的支持，都市與原鄉間也重新搭起了橋梁。創新與傳統不斷地流動，原住民的文化也面臨更迭、再造與重塑。

即使當代的都市原住民族，仍舊得在都市與原鄉間拔河，遊走在撲朔迷離的身分認同間，但透過族群文化的建立與推動，社會對於原住民族的想像正逐步朝友善、彼此尊重的路徑前行。接下來，都市原住民的面貌將如何詮釋，端賴下一個世代的原住民青年走出什麼樣的路。❖



參 考 資 料

- ◎楊士範，《礦坑、海洋與鷹架：近五十年的台北縣都市原住民底層勞工勞動史》，臺北：唐山出版社，2005年。
- ◎謝世忠，《認同的汙名：台灣原住民族群變遷》，臺北：自立晚報社，1987年。

與城市比鄰而居

文／郭柏均 插圖／Julia Yellow

臺灣的原住民人口約有56萬人，根據原住民族委員會統計，2019年居住在都會區的原住民人口比為47.53%，平地鄉為23.38%，山地鄉則為29.09%。受到經濟結構轉型的浪潮推動，原住民來到都市生活、工作，彼此牽引並在都市的一角築成家園，落地生根。一代過一代，部落的根深深扎進城市的土地，因應不同的環境，長出各式樣的居住樣貌，也創造出豐富的城市面容。儘管有過迫遷、有過抗爭，族人與部落緊緊的連結，佇立在城市中，靜靜地見證城市發展的腳步與歷史。



／ 快樂山部落

1990年前後，阿美族人北上參與雙北的建設開墾，並於現在的新北市瑞芳區找到面海背山、與家鄉類似的環境，就地搭起簡易的鐵皮屋定居。族人延續對原鄉的記憶，以集居及採集為主要的生活方式，並取名為「快樂山」，象徵這裡住著一群快樂的人。

2014年，快樂山部落遭檢舉侵占國土，目前由新北市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社會福利科介入協助，盼能以租用政策讓族人合法使用土地。

2 撒烏瓦知部落

1980年代，來自花蓮秀姑巒溪流域的阿美族人，在桃園大漢溪大漢溪北側河階地落腳，以阿美族語Saowac為部落取名，意指「河濱」。住於撒烏瓦知的原住民善用土地，在此處以自然農耕法種植作物，自給自足。

2009年，桃園市政府欲在河濱公園開拓自行車道，強拆部分住屋；族人就地舉辦豐年祭，團結回應政府。



3 三鶯部落

1970年前後，阿美族人在鶯歌大漢溪附近聚居，形成花東阿美族混居的都市部落，此地的人口多數為海山礦坑的原住民勞動者。1994年，臺北縣政府以防洪整治為由，要求大漢溪沿岸違建戶搬遷，部分住戶接受安置，留下來的居民，則與政府展開長期抗爭。

事後政府坦承，安置計畫未考慮原住民族生活文化，是一項失敗的政策。而未被安置的少部分住戶，回到原地居住，形成新三鶯部落，現有近40戶於此處居住。



4 溪洲部落

1970年代，阿美族人來到新店溪碧潭旁流域墾地，自立蓋房、建造家園。1997年，部落曾因一場大火而付之一炬；災後透過外界捐款協助，改用混凝土建材就地重建。

2007年，臺北縣政府制定「大碧潭再造計畫」，陸續拆除部落房屋；住民陳情時，甚至得到總統候選人馬英九「我把你們當人看」的回應。在各界的聲援下，雙方同意在部落旁劃設原住民生活區，以部落共管方式，實踐部落永續經營。



5 拉瓦克部落

1954年，排灣族從事木工的勞動者來到此地築房，取名為Ljavek，意指「在河邊」；後因運河填平，拉瓦克部落變成「住路邊」。此地因是國有地，經居民多次陳情，而擁有門牌及戶籍。

但政府分別在1997年、2011年、2018年，皆曾要求拆除部落並安置住民，但安置計畫並不妥善，部落族人也來來去去，雙方始終未能達成共識。目前拉瓦克部落的走向，仍由居民和高雄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進行協商。





都市中的 部落漂鳥

文／Savungaz Valincinan 插圖／林家棟

我就這樣告別山下的家
我實在不願輕易讓眼淚流下
我以爲我並不差 不會害怕
我就這樣自己照顧自己長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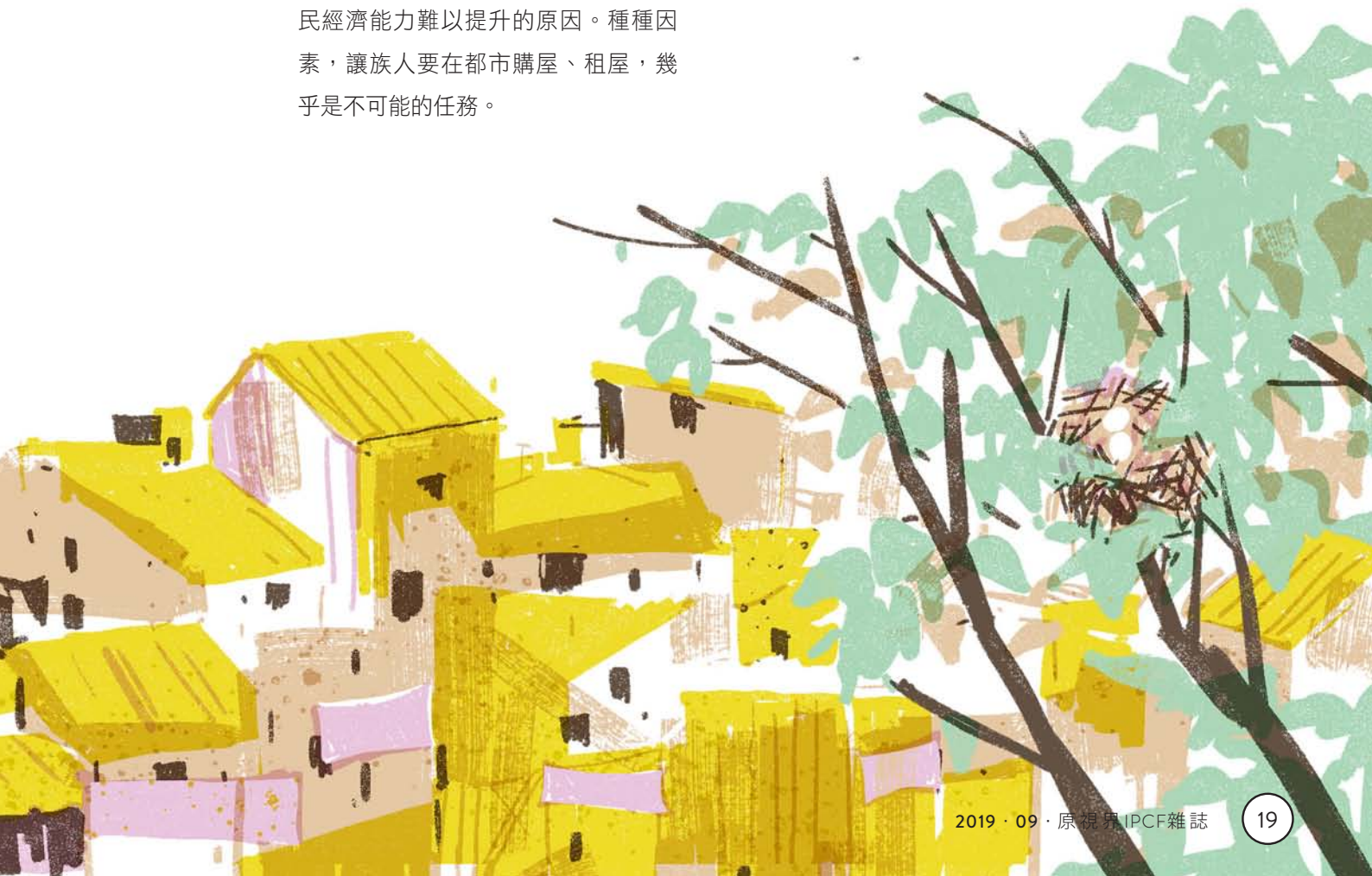
巴奈·庫穗的《流浪記》，唱出十幾歲的原住民青年，一個人離鄉背井到都市打拼的孤獨與挫折。根據2018年原住民族委員會的統計，設籍都會區的原住民人口已達46.9%，實際在都會區生活的原住民人口總數，可能已超過5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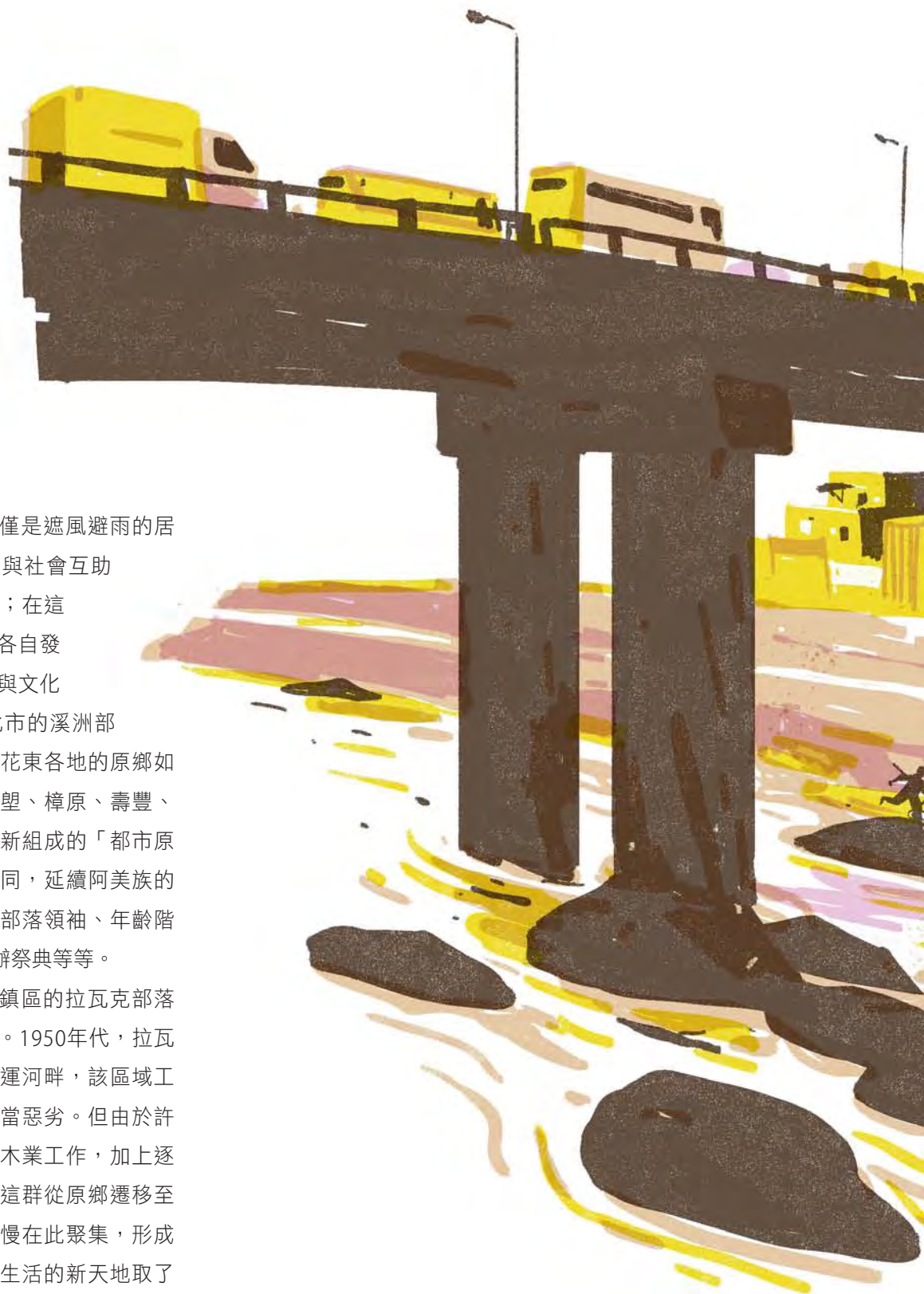
在1960年代前後，隨著工業化發展與資本主義的浪潮來襲，傳統經濟結構產生巨大變化，形成大量人口往都市集中的現象。在社會轉型的路徑上，原住民過去從事的傳統農作、狩獵或捕魚等生計方式，逐漸難以供給生活所需的開銷；都會區高度的勞動力需求，成為對原鄉人口的拉力。

都市原住民早期主要從事板模、採礦、遠洋漁業等「最高、最深、又最遠」的底層危險工作，至今也仍大多仰賴體力勞動來營生。然而，都市雖然比原鄉有更多工作機會，卻同時也有較大的支出開銷，成為都市原住民經濟能力難以提升的原因。種種因素，讓族人要在都市購屋、租屋，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

這裡是我家 在都會邊緣安身立命的部落

即便生活仍相對困難，這群來到都市打拼的原住民勞動者，仍努力在困境中求生存。族人們相互聚集、彼此連結，在都會區的邊緣地帶自力打造家園、落地生根，形成擁有社區認同的聚落。延續族群的群聚特性，族人一個拉一個地將原鄉的親族、朋友，邀請到都市打拼和生活，其中又以阿美族的聚落居多，包括新北市大漢溪、新店溪畔的數個阿美族社區、基隆瑞芳的快樂山部落、桃園的撒烏瓦知部落等。另外，位於高雄市前鎮區精華地帶的拉瓦克部落，因地緣關係而多是排灣族人。這些聚落大多坐落於河岸邊，與原住民族的生活慣習息息相關。





都市裡的部落不僅是遮風避雨的居住地，更是文化傳承與社會互助體系連結的重要空間；在這數十年間，都市部落各自發展出緊密的部落認同與文化祭儀。例如位於新北市的溪洲部落，第一代成員來自花東各地的原鄉如馬太鞍、觀音、太巴塌、樟原、壽豐、加禮洞等，但他們在新組成的「都市原鄉」逐漸形成新的認同，延續阿美族的社會文化而有自己的部落領袖、年齡階級組織，也會每年舉辦祭典等等。

而位於高雄市前鎮區的拉瓦克部落則是另一個特殊案例。1950年代，拉瓦克部落的位置其實是運河畔，該區域工廠林立，生活條件相當惡劣。但由於許多族人在鄰近的復興木業工作，加上逐水而居的生活習慣，這群從原鄉遷移至都市的排灣族人便慢慢在此聚集，形成聚落，並為這個共同生活的新天地取了名字「拉瓦克」（Ljavek）——在水邊的意思。族人們依照排灣族的階級制度，推舉來自原鄉頭目的家族長輩成為拉瓦克部落的頭目，並依照原鄉的歲時祭儀舉行收穫祭。雖然位於都會區，但這個部落的老老小小，都會講排灣族語。

1958年，台塑石化工廠來了，王永慶事業的「起家厝」緊鄰拉瓦克部落而建，也將原本寬闊的部落，壓縮進工廠圍牆與運河狹縫中的狹長形空間。曾經歷過那個年代的族人形容，當工廠排放廢氣的時候，天空就像下雪一樣，白白的塑膠塵從天而降，伴隨著化學惡臭。



後來，工廠停止營運，運河也填平，但墊高的路面帶來的是一遇大雨就淹水的窘境。運河另一側的眷村改建成國宅，鄰近的土地變成Costco、Ikea、夢時代等新興商場，前鎮區快速的改頭換面，而拉瓦克

部落像是被時間遺忘，仍以木造、鐵皮的身軀，靜靜的看著城市的發展與變化。

60年的連結積累，都市原住民部落對於族人來說，不再只是暫時棲身之地；三、四個世代的子孫在此奔跑、成長，這裡早已是故鄉。

國家機器的否定 烽火連天的驅趕和離散

即使不富裕卻足以安居的景況，在1990年代後已不復見。「占用戶」、「違建戶」，是各地方政府給予這群早期參與城市發展、貢獻勞動力的都市原住民部落成員的稱呼，也讓全臺灣的都原部落居民都曾有过「我們建造這座城市，但我們卻要被趕出去」的嘆息。

——北部河岸部落——

2007年，當時的臺北縣政府推動「大碧潭再造計劃」，為了重劃行水區、整治河川，政府積極拆遷數個位於新店溪畔的阿美族都市原住民部落。在那兩、三年間，三鶯部落、小碧潭部落、崁津部落、撒烏瓦知部落等河岸部落陸續遭到迫遷。

當年，溪洲部落的居民向代表國民黨參選總統的候選人馬英九陳情，表達希望繼續居住的心願時，馬英九卻回應「我把你們當人看」、「要好好教育你們」、「原住民的心態要調整」等話語，在議題上掀起一波論戰。

爾後，縣府提出興建「三峽隆恩埔國宅」作為安置，但因租金過高與空間不符合使用習慣等原因，而以失敗告終。但迫遷的壓力並未停歇，地方政府以各種違法的理由，直接強拆或以司法手段提告，不斷強化居民侵占國有土地的標籤，要求拆屋還地甚至賠償。



北部河岸部落的抗爭，在學界、藝文界及社運等強力聲援參與下，得到高度的關注；也因為地理區域位在國家政治經濟中心，不論在媒體曝光度、資源、人力的串聯上，都能夠有效的投入，而出現了些許的轉機。

在2016年前後，三鶯部落自救會及溪洲部落自救會分別與新北市政府達成「異地安置、重建部落」共識，選擇離部落原址不遠，且較安全的地方重建部落。地方政府透過都市計畫用地變更，讓部落居民可以合法承租土地使用，租約一簽就是20年，期滿後族人還擁有優先承租權，幾乎等於是永久居住。而地上物則採行「333方案」，由族人自籌款、政府補助款、銀行貸款各負擔三分之一的方式來興建，完成後的產權歸部落共同的協會法人所有。新部落的空間規劃，也依照部落族人的家戶需求，以及部落祭儀和活動空間的需要，由族人自主規劃。

——高雄拉瓦克部落——

然而，在島嶼另一頭的高雄市拉瓦克部落，有著同樣的經歷，卻走向不同的結

局。1997年，拉瓦克部落遭提報違建，部落組成自救會，向高雄市政府陳情；高雄市政府提出拉瓦克部落第一次的安置方案，用社會住宅的機制，將部分同意安置的住戶遷至小港區的那魯灣社區。但是遷移至另一個新社區，每個月將多出3至4千元的租金與管理



費，加上社會住宅的入住條件必須是中低收入戶，還有最長僅8年的居住期限，往往安置幾年後，居民只能再搬回部落原址。

直至2013年，拉瓦克部落再度收到來自高雄市政府的拆遷公文。即便部落居民多次向高雄市政府、市議會陳情，高雄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也帶著族人北上，參訪北部河岸部落的處置方式；但高雄市府在未與部落族人建立對等協商平台的情況下，單方面決定安置方案，採取與過去相同的社會住宅安置措施，一邊強制拆除舊部落，一邊承諾會盡力爭取租金補助與租期延長，要族人先「將就」。

拉瓦克部落族人在這一次的安置中，分別進到小港區的那麗灣社區及五甲區的舊台電宿舍。在未考量族人生活文化特殊性與部落集體社會的強制安置，也讓不少問題浮上檯面。除了分散安置族人，導致社區互助的系統瓦解，原先平面的社區橫向連結，被打散到立體的公寓方格中，族人頓失日常交流與舉辦祭儀的空間；另一方面，拉瓦克部落的居住型態複雜，同一個門牌可能居住超過6人，而五甲台電宿舍一戶格局不到20坪，根本無法容納大家庭，使得「一戶換一戶」的措施更顯紕漏盡出。



部分族人不堪長期與高雄市府的拉扯消耗，同意接受安置，但仍有近10戶的族人不願意簽字搬遷。在2018年4月1日清晨，高雄市府的怪手開進部落，強制拆除數戶家屋，終於掀起社會輿論的關注與對高雄市政府的譴責。而居民透過法律扶助基金會的協助，第一次採取法律途徑，對高雄市政府提起行政訴訟。目前法院仍在審理此案，但族人被迫分散、失去房屋流離失所的結果，卻已無法挽回。

家在何方？ 居住與文化的集體需求如何被看見

即便有溪洲部落、三鶯部落成功協商而共贏的案例，卻沒有成為政府在面對都市原住民部落集體需求時的範本。尤其在拉瓦克部落的案例中，可以觀察到地方政府對於「非正規住居」缺乏理解，也忽視都原部落形成的歷史背景，以及社區的集體性；導致於政府提出的安置措施僅考量「有得住就好」，而不在乎居住品質和原住民的文化傳承等需求，甚至認為有安置就不是迫遷。當拉瓦克部落族人於安置說明會上，向高雄市原民會提出部落文化不應該被消滅時，時任高雄市原民會主委谷縱·喀勒芳安回應，「在安置完成後，原民會會出版拉瓦克歷史，為拉瓦克曾經的文化留下紀錄」。

事實上，國際社會在談論居住權的保障，除了基本的居住需求，還有更多的權利內涵。2009年，臺灣政府將聯合國的人權兩公約，透過施行法的方式內國法化，兩公約對於人權的條文保障與一般性意見解釋，理應都具有國內法效力。其中，《經濟社會與文化公約》第11條、以及其對應的第4號、第7號「一般性意見」中，對於適足的住房權（Right to Housing）已明確指出：

「不應狹隘或限制性地解釋住房權，譬如，把它視為僅是頭上有一遮瓦的住處或把住所完全視為一商品而已，而應該把它視為安全、和平且有尊嚴地居住某處的權利。」

2017年初，在法務部主辦的第二次兩公約國家人權審查會議，國際人權專家所提出的結論性意見，第44點針對都市原住民部落問題特別提到：「在提供民眾適足住房時也應考量原住民族的文化與集體需求。」

根據兩公約居住權保障所揭之精神，安置本身無法正當化迫遷，而只能是「最例外狀況」下不得已拆遷的補償措施。拆遷是否遵守公約義務，應依案件具體脈絡而定，至少必須完成幾個要件：拆遷具有正當目的、合乎比例原則、確實真誠磋商。

城市新興與居民人權未必都是死結，我們需要思考，對於城市發展的想像，除了高樓大廈的進步景觀，是否也包含任何人群都能平等而有尊嚴的在城市當中生活？我們能否讓歷史的痕跡與城市發展共生共榮，而非僅是歷史文獻中的一頁篇章？家的未來在何方，是那些仍在抗爭和守護家園的都市原住民部落族人，心中最大的疑問。❖





參 考 資 料

◎林彥彤、Savungaz Valincinan，〈致高雄市政府：不是有安置就不叫迫遷〉，蘋果日報即時論壇，2018年。

◎阮俊達，〈漂流或紮根？北部都市阿美族河岸部落的居住議題〉，臺北：台灣人權促進會季刊，頁20-23，2012年。

原住民藝能班

讓原住民青年成長的路不再徬徨

因大量人口集中都市，現代的原住民青年，往往從成長、受教育、就業，各階段都在都市中度過。但身處文化交雜、多元的環境，原住民青年容易面臨身分轉換與漂浮不定的矛盾。自1999年，臺灣數所高中陸續成立原住民藝能班，以維護族群價值、傳承原住民文化為宗旨，提供相關的族群文化教育課程。3年的文化教育，為原住民青年帶來哪些影響，是否能成為青年認同自我價值，抑或是返鄉傳承的助力？



樹林高中原住民藝能專班 在都市校園學習文化樂趣

文／游念秀 圖／謝小明



樹林高中原住民藝能專班3年級的孩子們熱情有活力，在鏡頭前展現出團結的好交情。

問起學生最喜歡哪一門課？新北市樹林高中原住民藝能專班3年級的同學們，熱烈地舉手發言：「族服課！」「樂舞課！」即使在暑假期間還到學校參加暑期輔導，這群孩子們卻一點也不厭倦，你一言、我一語，教室裡充滿開心而熱烈的氣氛。

樹林區是新北市原住民族居住人數最多的地區，而樹林高中的原住民學生

占全校總人數達8%；但是，新北市原住民學生接受高中以上教育的比例，相對全國卻偏低。因此，樹林高中在2008年成立原住民專班，希望有心向學的原住民學生，能獲得更好的教育資源，並進一步傳承族群文化。

都市出生的原住民學生 踏查部落認識族群文化

在都市成長的原住民學生，對自己的族群文化經常是既陌生又熟悉。今年升高中3年級的阿美族學生鄭雅芝，小時候跟

織布的技藝是必修課程，學生在畢業前須製作一套屬於自己的族服。



在舞蹈教室學習傳統樂舞，是學生們最熱愛的課程之一。

著祖父母住在花蓮縣玉里鎮，直到國中才被父母帶到新北市三峽區，熟悉的部落記憶也慢慢變得陌生。老家在臺東縣富岡漁港附近的排灣族學生曾陳恭威，從小在樹林出生長大，由於父母工作忙碌甚少返鄉，久而久之，回去部落反倒像是作客，而不是回到真正的家。進入原住民藝能班，讓這些孩子第一次深入探詢自己的根。

樹林高中原住民藝能班的學生，修習普通高中的一般學科之餘，在高中3年的時間，也必須修畢原

住民文化議題、傳統樂舞課、傳統服飾製作課的課程。此外，校方也替學生安排文化講座、課後族語認證班、參觀原住民相關藝文場所；到了寒暑假，還會帶著學生到部落實際踏查。

與普通班學生相比，原住民藝能班的學生們，每週得多上4~5個小時的藝能課；到了高二、高三，更得利用課後時間準備成果發表會。即使辛苦，學生們對於文化課程卻異常喜愛。孩子們扳著手指頭細數造訪過的部落，開心地分享曾去過的部落，像是到苗栗的賽夏族部落過夜旅行、也去過臺東紅葉部落及蘭嶼，學期中則拜訪桃園坎津部落、新北市的三鶯部落與溪洲部落。

最受學生歡迎的熱門課程 傳統樂舞與族服製作

回憶成立起成立藝能班最大的挑戰，高三班導師賴慧英坦言，其實是籌備學生最喜愛的原住民文化課程。因為文化課程必須聘請專業且具有文化傳承使命、願意付出的原住民籍師資，但這一類的教師往往已積極投入原鄉與部落教育；地處都市的樹林高中，反而很難找到穩定的師資。

所幸這些年來，熱心專業的原住民老師一路相伴。任教傳統樂舞的林源祥，每週從花蓮往返樹林，教導學生學習原住民傳統樂舞。在長年的培養下，樹林高中的樂舞表演在北區打下名號，2017年世大運開場的原住民舞蹈表演，便是由樹林高中原住民藝能班的同學參與演出。「大家都是原住民，我們團結地為了一件事情一起努力。」熱愛表演與舞蹈的高三學生高鈺程說，為了每年期末成果發表會，全班同學會主動在課外時間練習，雖然很疲憊，但大家攜手在鎂光燈下揮汗表演，每每讓他感動不已，「當初選擇原住民藝術專班是很正確的決定。」

另一門學生喜愛的課程「族服製作」，則是由原住民老師犁百帶領，課程要求學生在畢業前，都必須製作一套屬於自己的族服。製作族服需要的時間雖然漫長，但每個學生也藉此更了解自身文化。曾陳恭威說，排灣族有世襲階級制

度，依據身分的不同，使用的紋飾與穿戴衣飾也不一樣，老師給他們的回家作業，就是向家中長輩探詢家族的歷史。

「一開始，我覺得老師要做的樣式很醜。」鄭雅芝坦承曾經為了族服的款式與老師起過爭執，他認為改良後的阿美族服比較符合現代審美觀，但老師堅持應該保持最原始的樣貌。老師以「傳承」的角度告訴鄭雅芝，如果輕易跟隨現代流行而更動，原住民服飾上的族群獨特文化語彙可能會消失。這番論點讓鄭雅芝信服，而族服製作也成為他最喜愛的一門課。

付出陪伴與關心 孩子們回報更大的熱情

「與原住民孩子相處，會發現他們最需要的是陪伴。」賴慧英已

擔任原住民專班導師6年，他解釋，都市原住民的孩子面臨融入主流社群的壓力，加上大多數是經濟弱勢，父母陪伴的時間較少，原住民學生普遍沒有自信。

學生們有各自的家庭狀況，需要老師更多的同理心與諒解；像是有的父母各自再婚，學生不適應重組家庭；也有學生必須分擔家計，課業與工作無法兼顧。賴慧英除了耐心聆聽與陪伴，也要避免學生因缺課過多而無法順利畢業。賴慧英溫柔地說：「幫助學生在家庭、生計與學業上取得平衡，這也是身為老師的使命與責任。」

雖然原住民孩子在都市中，難免會因為輪廓、膚色與多數人不同，在團體中居於弱勢；但是在原住民專班，班上就如同一個大家庭，孩子們能敞開心房共同學習。而且原住民藝能專班成立後，孩子們聚在一起，只要願意升學，多數能有不錯的成績，每年都有六成的同學考取國立大學。「有些學生的個性天真而且直爽，歡樂的氣氛會四處發散，在班上相當快樂與團結，這也是我喜歡和這群孩子相處的原因。」賴慧英笑說。

原住民藝能專班提供場域，讓都市原住民學生在成長學習的階段，能夠選擇銜接至自己的夢想，或許是精進原住民樂舞，抑或是發展體能方面的強項。談起自己的志向，孩子們儘管還不甚篤定，但原住民藝能班給予他們更多的選擇，讓都市裡原住民學生能有更多機會，決定自己的未來。❖



3位原住民學生在鏡頭前歡欣跳躍。

來義高中原住民藝能班 發揮藝術天分走向國際舞台

文／趙心寧 圖／來義高中原住民藝能班提供



舞蹈與歌唱是來義高中原住民藝能班發展的兩大重點項目。

無論是以舞台效果製造肢體無限可能的現代舞，或是用熱情活力展現對祖靈崇敬的原住民族傳統舞蹈，這些對屏東縣立來義高中原住民藝能班的學生而言，都不是問題。來義高中原住民藝能班是全國舞蹈比賽、合唱大賽的常勝軍；更讓人驚豔的是，在2017年全

國舞蹈團體賽，更有同一組舞者同時獲得原住民民俗舞蹈及現代舞蹈全國雙料冠軍。

因日常生活的陶冶，原住民普遍擁有較佳的藝術表達力，在日常的歌舞、繪畫表現，都流露出渾然天成的才華。但大多數原住民在學生時期，礙於經濟壓力，缺乏有系統地刺激與引導，藝術才能未能充分轉化成專業實力。有鑑於此，95%學生是原住民的來義高中，在2006年成立原住民藝能班，讓學生接

受藝術的基礎訓練，呈現原住民文化的多元面貌與創意。

只是相對於都市，來義高中要聘請專業又具熱情的老師，難度相對較高。但屏東在地的專業舞團——三地門鄉蒂摩爾古薪舞集的排灣族舞蹈總監廖怡馨伸出援手，協助規劃舞蹈課程。於是，來義高中原住民藝能班設立初期，就以兼具傳統舞蹈與現代舞的樂舞專班打響名號，之後才循序漸進設立美術組。

補足基礎課程 累積文化實力

「我們最大的特色就是以專業、正統的方式培訓藝術人才，結合原住民傳統藝術再加以創新。」來義高中原住民藝能班老師石依霓說，班上大部分是由排灣族與魯凱族學生組成，特質與都市小孩截然不同。都市因擁有豐富的資源，孩子從小即有學習才藝的管道，加入藝術班時已有良好的基礎；但在屏東，有9成藝術班的孩子只是對唱歌、跳舞、畫畫有興趣，沒有接受過正規訓練。起跑點雖然落後，但原住民孩子相當有天分，透過教育培訓，進步的速度相當快。

來義高中原住民藝能班除了要學習與普通班相同的基礎課程，還得依據入學時選擇的主修科目，接受不同的術科訓練。像是樂舞組的學生不僅要學習原住民舞蹈，也包含芭蕾舞、東方舞蹈、現代舞及合唱；美術組則教導編織、皮雕、琉璃珠、陶藝，而素描、色彩學、電腦繪圖，更是不可缺少的基礎練習。

「我們希望能夠傳授學院派的藝術基本課程，再加上他們天生的藝術細胞，更有機會在國際舞台發光發熱。」石依霓進一步解釋，就像傑出



上：藝能班美術組的學生需要學習素描與色彩的相關課程。

下：來義高中藝能班學生在比賽舞台上盡情歌唱。

的鋼琴家，都經過基礎的指法、音階練習，基礎功夫一定要打足，才有機會躍上國際。

在校內參與全校性開設的族語與文化課程，學校也安排原住民藝能班的學生探訪部落。由部落vuvu擔任老師，帶領學生認識木雕、皮雕上的圖騰，蘊含哪些原住民文化的精髓，同時也會學習逐漸失傳的古調。到部落上學，不僅是學生期待的課程，就連老師們也興奮不已，可以從部落長輩的手中，接觸到最純粹的文化精髓，是相當難能可貴的經驗。



上：2017年全國舞蹈團體賽，來義高中的表演畫面。

下：藝能班舞蹈組有專業的師資，在課程中帶領學生們成長。

原漢師生 需要時間磨出信任

「很多人覺得原住民很會唱歌，教學應該很容易。」石依霓坦言，「就是因為學生很會唱歌，在教學時反而容易有摩擦。」

歌唱是原住民文化重要的一環，學生喜歡在生活中哼哼唱唱，對唱歌並不陌生。因此在聲樂練唱課程中，學生容易產生抗拒：「老師，vuvu不是這樣唱歌！」因為原住民青年自小養成一套歌唱與

律動的習慣，要改變應用的觀念，自然容易反抗。

藝能班老師的責任，不光是培養學生對藝術文化的專長，也需要傳遞多元的知識與技術。老師們必須帶領學生認識歌唱與跳舞的多種表達方式，慢慢地讓學生欣賞不同時代的歌舞特色，一旦學生對這些故事感到著迷，便願意投入心力。

身為漢人的石依霓分享，因自己不具原住民身分，讓他花了相當多時間才獲得學生的信任，但經過長期的相處，他已經感受到原住民特有的純樸與熱情。每到年度祭典，老師們總會收到學生一家人熱情的邀約，這都是很難在都市感受到的教學經驗。

藝術是夢想 現實卻是障礙

來義高中原住民藝能班在藝術界打出響亮知名度，在每一年畢業公演後，都會有專業舞團探詢學生加入的意願。有許多畢業學生考上藝術大學，再進入獨立舞團擔任舞者，表現相當優異；也有學生考取大學美術班公費生，矢志畢業後要回鄉傳承。

「原住民的孩子比都市孩子承載更多來自家族的壓力。」石依霓說，有能力、有資源繼續深造的學生其實仍是少數。原住民藝能班的最大困境，是現代社會對藝術的接受度並不高，許多表現優異的學生，會因家庭因素或是考量藝術科系的發展並不吃香，而無法繼續就學，導致現實與夢想難以平衡。

受到少子化的衝擊，來義高中原住民藝能班也面臨招生不足問題，但原住民學生把握機會學習的熱情，是校方繼續堅持的動力。看到學生主動在課餘時間自我訓練，來義高中的老師都深受感動，許多老師都曾堅定表示：「只要有一個學生想要學，我就會一直教下去。」或許未來學生真正能把藝術當作職業的比例並不高，但只要能在學生心中埋下藝術的種子，他們自能找到開出一朵朵躲避憂愁、為自我而活的桃花源。❖

原住民族加分政策 加了就能回到家嗎？

文／Muni Druluan 溫馨 插圖／James Lee

政府為什麼要幫原住民加分？
過去整套原住民教育政策，
是否會讓原住民
直覺否定自身的文化與認同？
它靜靜躺在意識最深層之處：
「加分讓我討厭自己原住民的身分，
政府憑什麼替我決定要不要加分？
我能力又不比別人差！」

「現在的原住民都在用
智慧型手機了，為什麼
還要幫他們加分、占掉
我們的名額。」

「原住民不用讀書
就有大學念。」



1944年，在國民政府尚未來臺時，在中國頒布《邊疆學生待遇辦法》；來臺後，便沿用此法，將原住民族定義為可受教育優待的身分，也是臺灣最早認定教育優待的法律。

有一種好 叫做國家為你好

當一個族群的語言與文化，不同於漢文化且未居住在漢族人口比例高地區，即被國民政府視為需要特殊教育政策加以扶持的民族。雖然在1950年代前後的原住民族教育政策，是以幫助漢族之外的族群擁有平等的教育機會為原則，但此處的教育，僅指漢族知識體系建構而成的教材。因為共同語言跟文化是凝聚國家向心力的強大工具，為達穩固政權的目標，國民政

府早已在日本政府撤臺之後，隨即推動國語教育的辦法與規定。

政府在1949年迫遷來臺期間，頒布《山地教育方針》，第一條內容表明：「徹底推行國語，加強國家觀念。」；而1951年，接續公布具體的原住民政策《山地施政要點》，第二十条載明：「積極獎勵國語、國文推行，以各項有效辦法，啟發山胞學習國語國文興趣，嚴格考核山地國語國文推行進度。」於是，升學免費免試或考選保送、山地鄉教育經費的補助等，成為政府以教育政策為名，包裝其統治寓意的一種呈現。

越來越多的國語政策接連推動，統計數據理所當然地顯示原住民進入漢化教育成果的提升，但罷黜族語獨尊國語的政策方向，卻是徹底弱化原住民族語言文化的一段漫長黑暗期。

讓國家幫助原住民融入主流社會，消弭語言與文化之間的隔閡，當每個人都成一樣的人之後，原住民就不會再是特殊而需要幫助的存在。但必須融入他人的文化，才能被視為「有能力的人」的原因何在？

「他是靠加分考上
明星學校的。」

將族語認證

納入升學加分就沒事了嗎？

1987年戒嚴解除，本土意識與族群文化意識隨之高漲，相關教育法制也開始蓬勃發展。

原住民族學生的加分政策是否應該納入文化及語言的能力證明，從學界、官場、學生家長到社會輿論，有許多來自各方的種種意見。最耳熟能詳及多數人的論述觀點，便是為取得優惠的「公平正義」——當國家維護文化主體性，基於公平正義原則，原住民學生必須證明自己具備族群語言文化的能力，才可享優惠的權利。

1987年，公布《臺灣地區山地族籍學生升學優待辦法》（2001年修正名稱為《原住民學生升學保障及原住民公費留學辦法》），是首部以原住民為主體的法律。

以此論點為出發的教育政策，讓原住民族的教育，始終在原本的困境打轉：在執政者漠視文化保存的時候，原住民被迫學習陌生的文化語言，才得以在當代社會的體制中生存；當執政者重視族群文化為發展主體時，原住民卻被面臨必須出示具有足夠文化知識的證明，才有資格被當代社會的體制接受。



1988年，教育部成立「山胞教育委員會」，國家以提倡原住民教育目標為「適應現代生活，維護傳統文化」，展現對原住民族文化的尊重與維護。

1988年，公布《原住民族教育法》，是首部以原住民族命名的法律。

2001年9月，「九年一貫課程總綱綱要」開始實施，國小學生必須任選閩南、客家、原住民等一種語言修習於「鄉土教學活動」。

2001年，公布《升學優待辦法》，並由教育部和原住民族委員會共同修改內容。

2007年開辦「學生升學優待取得文化及語言能力證明考試」；同年開辦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工作；2014年將此考試一併加入分級認證。



以前是文化弱勢、現在是文化特殊，換湯不換藥地要求原住民用母體文化，證明自己需要接受優惠的身分，無疑是對原住民帶來等值的傷害。政府粗糙地將族語認證與升學分數連結，同時也無法彰顯原住民族的文化厚度，反而讓文化變得平板、毫無生氣。

我不能選擇你，你能選擇我，這還能算是我們的選擇嗎？

從2001年，臺灣社會進到文化主體發展的時期，教育部持續推動原住民族教育相關政策：

- 2005年，核定〈發展原住民族教育五年中程個案計畫〉。
- 2011年，教育部與原民會共同訂定《原住民族教育政策白皮書》及〈發展原住民族教育五年中程個案計畫〉。
- 2015年，教育部與原民會會銜發布〈發展原住民族教育五年中程計畫〉、〈原住民族教育人才培育四年計畫〉。
- 2017年，公布《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確立原住民族語言成為國家語言。
- 2019年，修正《原住民族教育法》，明訂發展原住民族知識體系的民族教育。





有鑑於過去學校的族語課程，因缺乏日常學習環境且增加原住民族學生學習時數，而效果不彰。近幾年的教育政策，逐漸朝向由下而上的參與，並納入更多原住民族人加入教材編制的決策團隊。各界也著手建立原住民族本位知識體系的教材，以利後續有合適的教材教學。只是，都會區原住民族人口數已經超過一半，通過認證的族語的教師，以及相關文化人才依然短缺。

對於人口數較少的族群，族語師資的數量更是匱乏。

欲強化族語教學，卻缺乏足夠人才；延續已久的升學加分政策，同樣也為原住民族教育帶來侷限。除了表面上，因加分優惠而產生的汙名化歧視；第二層則是，原為安撫原漢衝突，各校系外加2%原住民族學生名額的規定，事實上在政策施行之後，原住民族學生進入學費較便宜且教育資源豐富國立大學的人數，反倒下降。而更深一層，是原住民族平均年收入約低於全國家庭40%，但原住民族學生

因經濟困難的休學比例卻高於一般生近兩倍，可想而知當越多原住民進入學費昂貴的私立大學，休學率僅會更加嚴重。

歷經國民政府遷臺後40多年教育優惠政策，據2018年度統計，即便原住民學生高等教育在學率達53.9%，為歷年新高，卻仍距離一般生有31.9%的差距。當外界評判原住民占據資源、是加分政策的既得利益者，毫無意識到加分，只是不斷重複原住民族學生毫無選擇的窘困。外人只從窗外嫉妒他們得到一台新車正在開，卻沒看到底下雙腳狂踩煞車卻停不住的無助，「我們原鄉的資源這麼少，怎麼可能考贏都市的小孩。」「我爸在都市只能

接工地的零工、生活得很辛苦，所以我拚命念書考上國立的學校，不然家裡哪有錢讓我念私立，這跟我住在哪裡沒有差。」原住民族學生需要的是教育選擇權，以及在成績加分外，給予他們真正需要的資源。

原住民族教育政策 為什麼是必要的？

難道，原住民族教育就是多做多錯嗎？或許應該回到更根本的問題——為什麼需要民族教育？

舉例而言，國語政策便是一種民族教育。當國家用同一種語言、文化，引導人民認同彼此是同文同種的民族，凝聚對整個國家的向心力，以展現對民族的認同與驕傲。身在民主國家，我們需要好的民族教育，以培養成熟的民族自尊，同時學會尊重不同的文化，明白文化沒有高低性。每一種文化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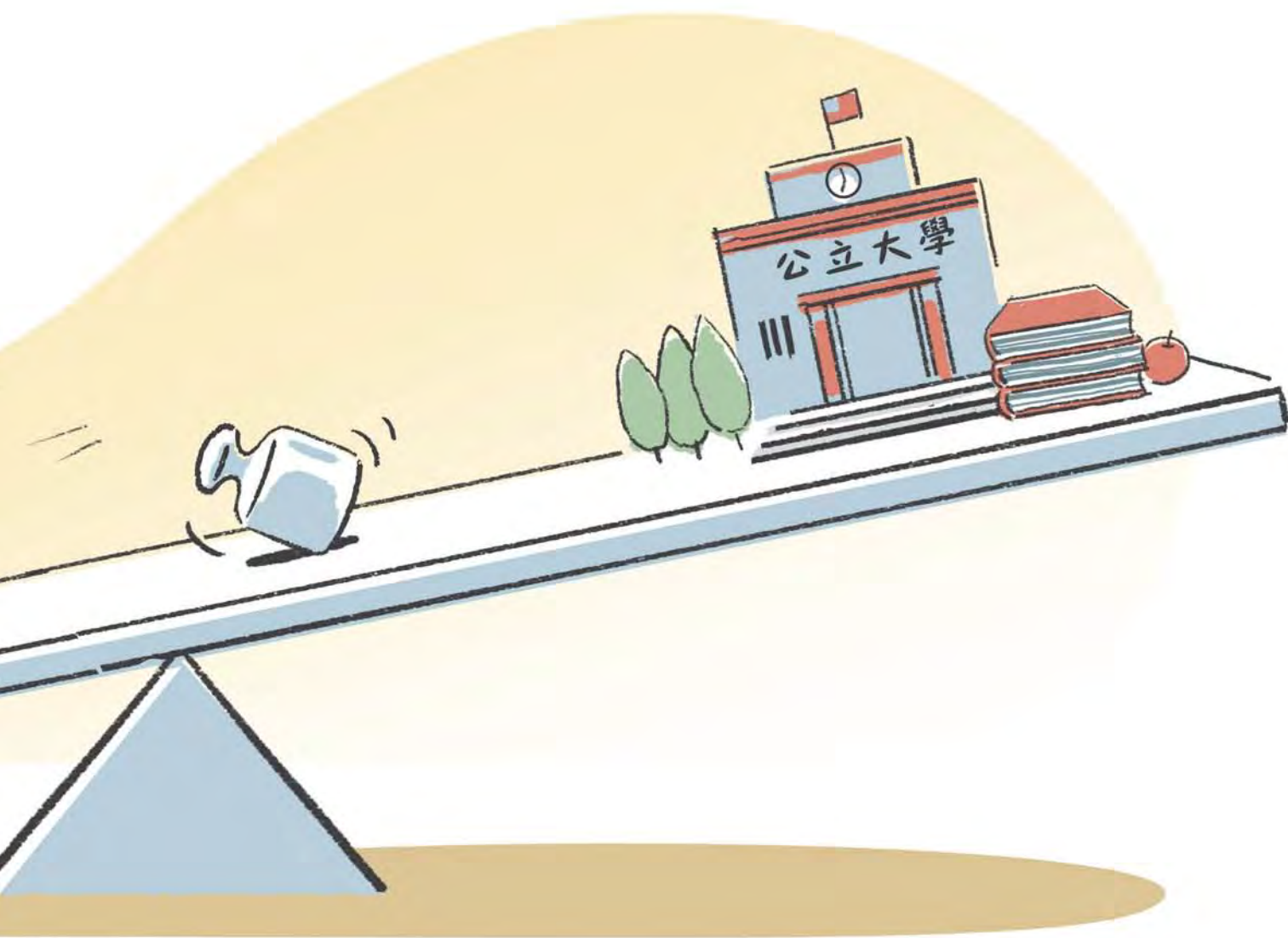


富含深厚的底蘊，文化並非理所當然地存在，而是由先人們累積的智慧，帶領這個民族決定下一步應該往哪裡走。我們學習建立民族自尊進而尊重文化，不是模仿對方說話，在尾字加上「的啦」，便以為這就是文化。

當代原住民族面對教育的挑戰，在科學技術與民族知識間，怎麼打造適合的橋梁、將兩邊的智慧互通有無，無疑是每一位原住民青年都會面臨的考驗。經過40多年的民族教育政策造成的文化斷裂，在往後的文化教育人才培訓，如何更加上緊發條、有效率的加緊腳步，記錄耆老們的知識與技能，是原住民教育迫在眉睫的問題。❖

—— 參 考 資 料 ——

- ◎伊萬納威，〈台灣原住民族政策的發展：透過身份、語言、生計的分析〉，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博士論文，2014年。
- ◎林文蘭，〈原住民族人才培育和政策資源：發展趨勢和改革芻議〉，2018年。
- ◎教育部統計處，〈107學年原住民族教育概況分析〉，2018年。
- ◎陳南君，〈進入山地，請說國語——概述1950年代臺灣原住民族國語政策〉，臺北：原住民族文獻，2018年。
- ◎趙素貞，〈臺灣原住民族語教育政策之批判論述分析〉，高等教育出版9卷2期：53-78，2014年。





在都市叢林 尋找部落溫度

來到都市後，身在異鄉的原住民仍心繫部落。為了把部落的快樂與傳統文化帶至都市，原住民青年們彼此聚集、組成團隊，藉由定期的相聚與連結，讓游移在都市的原住民族人，也能在冰冷城市中，找到心靈的溫度與歸屬。

師大原住民研究社傳承24年 都市原住民青年的第二個家

文／趙心寧 圖／臺灣師範大學原住民研究社提供



北區大專學生原住民族語歌唱大賽的全體大合照。

「第一名是師範大學原住民研究社！」當評審宣布北區大專學生原住民族語歌唱大賽團體組第一名是地主師大隊時，身著族服的年輕人感動地相擁歡呼。在五光十色的臺北市，臺灣師範大學小禮堂聚集著上百位原住民學生，即使北部的冬季陰冷多雨，室內卻因為洋溢著熱情而

不覺得寒冷；幾乎十六族的原住民族學生都齊聚在此，盛大的程度與各部落祭典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

每年12月登場的北區大專學生原住民族語歌唱大賽，是師大原住民研究社創社迄今24年來的招牌活動。雖然這看似僅是一場原住民歌唱、舞蹈、樂舞表演的競賽，但之所以能成為行之有年的重要活動，是因為每一組參賽的學生，在自我鍛鍊過程，也在探索自我的文化並從中找到族群的價值。

原住民族歌唱大賽 深度田野調查帶領都市原青尋根

師大原住民研究社前任社長余珈嫻是2018年的舞蹈領隊，為了教會大家拉阿魯哇族的歌舞，他在暑假回到高雄市桃源區的高中部落，花了整整兩個月的時間，向部落耆老請教傳統歌謠與樂舞。在開學後帶著社團的30位同學，到自己的部落進行兩天一夜的田野調查。

「其實，這也是我第一次在部落有這麼完整的生活經驗。」余珈嫻自述，在成長的過程中，他一直有身分混亂的困擾。從小在高雄市的平地鄉鎮長大，雖然身上流著原住民的血液，但每當朋友請教原住民文化的相關事務，他卻感到陌生及啞口無言。2014年拉阿魯哇族正名成功，余珈嫻曾隨著父母回到部落參加祭典，但他只是站在一旁觀看，不知道該如何融入其中。

上大學之後，他加入原住民研究社，遇見了一群同樣在都市長大的原住民同學，因為相同的背景，他們很快地便打成一片。每一年的原住民族語歌唱大賽，幾乎所有報名隊伍都會舉辦田野調查，到不同族群的部落向耆老學習歌謠。「在部落學習，跟著網路影片學歌謠是完全不同。」對這群曾對身分認同產生疑惑的原住民青年來說，這是難得的尋根機會。

起初，余珈嫻沒有絕對把握，能夠把在部落學習到的歌舞技巧帶回臺北；但當他第一次將排練的影片傳給在部落的哥哥時，哥哥稱讚她做得很好。「好像是第一次，我獲得自己族群的認同。」余珈嫻感動地說道。

冬季歌舞夏季運動 北區原住民大專生情感緊密

一般校際競賽，多是由不同學校輪流舉辦，但歌唱大賽卻是每一年都由師大原住民研究社主辦。這對於歷屆幹部來說，是不小的壓力；但由於相較花東地區擁有較多原住民人口，在臺北的學生，難以在校園的日常生活中感受到原住民族的文化與溫度。因此他們不以為苦，反而堅持著信念，以傳承為傲。



族語歌唱大賽與運動會是師大原住民研究社每年都會舉辦的兩大競賽，藉此攏絡北部都會區就學的原住民青年的心，讓青年在都市感受到最熱情溫暖的部落溫度。

其實在一開始，族語歌唱大賽只是一群愛唱歌的北部原住民學生，因思鄉情切而舉辦的小規模活動，但因為部落的樂舞重現於都市實在令人動容，這項活動的規模年年擴大，每年都會吸引7到10所北部大專院校報名參加。余珈嫻說，族語歌唱比賽帶來的影響力不僅是比賽的榮譽感，更是維繫族群感情的重要連結，所以每一屆的幹部都有共識，不論再怎麼辛苦，歌唱大賽都一定得延續下去。

冬天是樂舞的季節，夏天則靠著揮灑汗水，聯繫各校原住民之間的情感。「球藝盃」是原住民研究社舉辦的原住民運動競賽，除了一般校際盃常見的籃球、排球比賽，還加入原住民在部落中特有的競賽——拔河與負重，不放過任何一絲與部落活動連結的機會。

因為頻繁的交流活動，師大原住民研究社與各校原住民社團一直保持密切的互動。每年夏天，同樣位於北部的輔仁大學原住民研究社也會舉辦體驗營，帶領原住民青年到部落過夜踏查，累積對族群的認識、強化自我認同。而擁有豐富舉辦活動經驗的師大原住民研究社也會出動人力一

起協助幫忙。「我們不會分你我，大家都是在為了推廣原住民文化盡心。」余珈嫻說。

討論、學習、陪伴 都市原青認識族群的最佳平台

雖然每一屆幹部安排的課程風格各有不同，但師大原住民研究社的例行周課，就語言學習與文化的探討是不變的核心。在學期初，課程會加入趣味性較高的活動，像是在夜市舉辦闖關活動，讓初來的社員們彼此熟稔；學期中則會安排研究性質的討論，例如播放紀錄片、邀請講師針對時事帶動學員討論，如影響原住民族甚鉅的亞泥礦場，就是社員間熱烈討論的話題。

在資訊爆炸的時代，生活在都市裡容易被各種外來文化吸引，而在都市長大的原住民青年如果獨自學習，沒有同伴互相討論，很難持續獲得新知，並應用原住民族特有的文化於生活之中。余珈嫻坦承，自己有時候還是會被其他文化的新鮮感吸引，但每當與原住民研究社的同學聚在一起，對原住民文化的熱情與學習欲望又會重新點燃。

原住民學生在都市成長，不僅缺乏部落的生活經驗，在對自己的身分與文化產生疑惑的同時，也無法及時感受來自部落的溫暖。在繁華快節奏的都市之中，原住民研究社提供一個寶貴的場域，讓有心追尋自身族群文化的原住民青年，能夠透過群體的力量互相扶持並持之以恆的學習，進一步加強對自己的認同，而這便是在都市的原住民學生，最珍貴的文化寶藏。❖



師大原住民研究社的成員感情相當融洽，每一屆學生在舉辦活動的過程，都是彼此最堅實的支柱。

拉清寒

陪伴都市原青走過10年歲月

文／粘秀菊 圖／拉清寒提供



拉清寒的成員在婚禮現場團聚，不錯過彼此任何的人生大事。

生活在都市中的原住民，雖然身處於水泥森林，但只要與朋友聚在一起，就好像回到溫暖的部落，用族語對話、牽起手跳舞、盡情歌唱，不會有人質疑、不需要對誰解釋。有一群都市原住民青年非常幸運，10年來每當他們需要感受部落的溫度，始終有一群人在那裡支持著他們，這個團體將自己取名為——拉清寒。

在2009年，當時20歲的阿美族青年Daong Cinceng，花了整個暑假探訪東部原鄉部落祭典。為延續族人相聚的熱情，他與朋友在社群平台上開設名為「拉清寒」的

社團；阿美族的年齡階級名稱常用「拉」為開頭，表示團體的意思，「清寒」則是自嘲當時的經濟拮据。社團玩鬧式的成立緣由，卻意外將10幾位居於北部都市中的阿美族青年連結在一起。

拉清寒成員的共同特點，除了都是都市原住民，他們也都在2007年參與過新店溪洲部落的抗爭運動。當時，移居至北部的阿美族人因不滿政府拆遷而發起抗爭。此事件

與隔年大批原住民上街遊行的「還我尊嚴運動」，成為各大專院校關心社會運動的原住民青年聚集的關鍵。

想家的時候 彼此是最好的陪伴

都市原住民在成長過程中，往往都是社會群體裡的少數族群。離鄉背井在都市求學工作，難免會有想家的時候，而無論是遇到快樂或是傷心的事，拉清寒的成員是彼此最好的陪伴。

因為時空條件的不同與限制，都市原住民很難效仿過去的部落生活，透過土地而產生連結與互動，但現今無遠弗屆的網路傳播，串起了散居在都市不同角落的青年們。由於成員皆密切地關心原住民族的議題、積極參與社會運動，拉清寒的團體聚會，反而回歸生活面，以放鬆的陪伴與學習作為出發點。

鄉愁是味覺上的思念，每到冬天拉清寒會聚在一起煮雞酒，用米酒炒雞肉煮成一鍋湯，讓每個人透過食物，重溫部落的回憶。有時候，成員會到新店找原住民媽媽買蝸牛炒來吃；夏天則相約到國立政治大學後山的小溪抓魚，大家快樂地圍在一起生火烤魚，彷彿在部落中，族人一起乘涼聊天、唱歌跳舞。

這群人即使毫無血緣關係，但稱彼此為家人卻一點也不為過。每年春節，拉清寒會舉辦春酒活動，到其中一位成員的部落拜訪過夜，學習阿美族「Palafang（做客）」與「Papising（見面）」的規矩。甚至還有一年，拉清寒在春酒聚會中幫其中一位成員求婚，成員們視彼此為最重要的夥伴，部落的耆老看見孩子們的情感聯繫，也不再過於擔心他們在都市裡的生活。

不僅是相聚創造生活的娛樂，學習部落文化同樣也是拉清寒其中一項



拉清寒不放過任何自娛娛人的機會，重要節日是團聚的時光，交換禮物也是重頭戲之一。

功能。「我們不太會說族語，以前也沒什麼練習的機會。」Daong Cinceng說，每個成員都有各自擅長的原住民文化技藝，比如其中一位成員非常積極地學習族語，拉清寒成員的聚會，反而成為阿美族語的讀書會，大家互相推薦工具書、分析文法，試著在生活情境中使用族語對話，有時也抱著吉他一起創作族語歌曲。

一起完成共同目標 回到東部過生活

拉清寒的成員有的來自東部部落，有的從小在北部長大；這群磁場相近的朋友，能夠維持10幾年的深厚友誼，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彼此都有相同的目標——移居東臺灣。都市原住民即便嚮往東部的生活，要能真正定

居仍有相當難度，原因在於他們家人不一定仍住在部落，原鄉的工作機會也比都市少上許多。當成員們到了要出社會的階段，拉清寒聚會時的討論主軸，也開始轉向移居東臺灣的經驗談。

從自己的經驗出發，Daong Cinceng在桃園出生長大，在大學時期參加原住民族相關活動後，便經常到東部旅行，寒暑假更是會花上1-2個月的時間留在部落生活，Daong Cinceng從學生時期就明白，自己不會在北部長久過日。Daong Cinceng的回鄉路徑在退伍後展開，他回到臺東縣鹿野鄉的外婆家，一邊就讀臺東大學研究所，一邊在當地從事健康營造的工作，現在他已實現夢想，在花蓮縣瑞穗鄉的奇美博物館服務。

而其他的成員，也陸續實踐回到東部的目標。有的同樣也是文物館的館員，有的創業成立手工燈飾品牌，有的則在部落組織協會，有的則從事社工工作。即使工作開始忙碌，彼此仍固定聚會並分享自身一步一步回到東部的過程。

「由於成員們都有大學以上的學歷，我們的討論可不只是片面的資訊流通，可說是非常深入。」先回鄉的成員，會給仍在計畫的同伴意見，提供在東部工作需具備的能力，以

及回鄉的步驟該如何規劃。目前已移居東部的成員約有10位，Daong Cinceng打趣說，現在無論出差到花蓮或是臺東、待在縱谷或是海線，都不用煩惱沒有地方落腳。

未來計畫 連結事業匯集更大能量

兩年前，創業成立kamaro' an工作室的成員林易蓉，邀請大家到他的工作室參加分享會，大家聊聊彼此在東部從事的工作內容，意外開啟拉清寒的第三個階段：資源整合。

「我們認識這麼多年，知道彼此的能力，或許我們能夠將彼此的工作互相連結。」Daong Cinceng說，拉清寒成員的專業領域多元且又互相有重疊的業務，如果能夠彼此銜接，匯集成更大的動能，這不無可能。但話鋒一轉，Daong Cinceng笑說，工作上的連結規劃固然重要，但大家現在最熱衷的還是彼此的婚姻大事。成員們的年齡區間，約落在25至32歲間，已逢成家的年紀。這些年來，成員們彼此互助求婚，並在婚禮中群聚演出，期待著未來能出現「拉清寒第二代」，但Daong Cinceng害羞地表示，這名字的由來太過戲謔，他絕對支持下一代改名字。

雖然拉清寒不是正式的團體組織，沒有制式的經營規範與條件。但這10年來，他們靠著彼此情感連結的重量，讓拉清寒不間歇地運作，成為都市裡最溫暖的牽絆。這群年輕人在城市裡陪伴著彼此成長，從求學到工作，甚至成家，拉清寒的牽引力量始終不曾斷裂。成員們自我期許，他們這群拉清寒能夠一起成為真正的阿美族人。❖



拉清寒成員一起參與路跑活動，在彼此心中留下美好的回憶，也成為彼此最重要的羈絆。

消弭你的偏見與歧視

別再戰族群

文／郭柏均 插圖／黃鼻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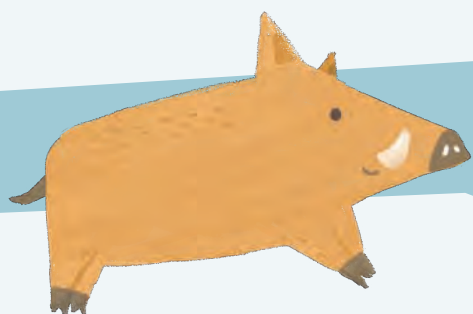
你是原住民嗎？你這麼黑一定是原住民的啦！

1960至1970年代，經由社會變遷與經濟發展的驅使，越來越多的原住民從原鄉進到都市，社會大眾認識與接觸原住民已是習以為常之事。然而60年過去了，我們的社會做好尊重多元族群的準備了嗎？

「微歧視（Microaggression）」一詞，是由美國人Carl Word的研究團隊所提出的概念，指的是當主流社群在面對少數族群時，往往能看見因外顯式偏見與內隱式偏見，而導致在相處的態度上，對他人產生的些微冒犯。或許，經過多年來的教育與社會洗禮，社會對各族群的惡意歧視已慢慢降低，但彼此截然不同的生命經驗與歷史記憶，仍有可能在日常的互動中，無意地流露出帶有偏見的舉動。

政府逐步推動轉型正義，原住民族優異表現也在社會中大放異彩，主流社會對原住民族有了更多的想像與期待。像是「原住民都很會運動」、「原住民唱歌超好聽」、「原住民都很樂觀耶」，種種的社會期待，儘管是善意的讚美，卻有可能造成原住民內心的矛盾與傷害。

難道原住民只能有一個模樣嗎？如果達不到他們期待的模樣，我就不是真正的原住民嗎？原住民和這個世界每一個人相同，都是獨立的個體，自然也擁有不同的生活經驗，造就出完全相異的個人特質。對原住民族的友善和尊重，不僅是理解族群的文化與歷史，因而產生認同；更需要打破刻板印象，避免將「原住民應該要怎樣」的框架，隨意套用在原住民的身上。那麼，這個社會將能看到更多原住民的無限可能。



「原住民很野蠻，會殺動物。」

動物怎麼殺？什麼時候能狩獵？這些在原住民社會中，都需要遵守長輩的叮嚀與教誨。原住民的狩獵觀念強調不濫捕，且多數族群的習俗，只有在重要節日才會吃肉。當部落舉辦重大活動，現場的豬隻越多，代表宗族越強大，這些豬肉還會分送給親朋好友呢！

2

「你好黑喔，你是原住民嗎？」

除了基因的關係，原住民的生活空間與大自然較親近，也增加了曬黑的機會。但並不是所有原住民都天生膚色黝黑，像是阿美族人的皮膚就相當白皙喔！



4

「你是東部人吧？」

現在政府認定的原住民共有16族，全臺灣從北到南、由東到西，各地都有原住民分布。除了大家都知道離島蘭嶼是達悟族人的傳統領域，就連澎湖也有高達13個原住民族人居住呢！

3

「大家都是好朋友的啦！」

原住民講話語尾詞出現「的啦！」的風潮，其實來自於電影《報告班長》，為了強化劇中原住民色彩而這樣呈現。而電影之所以這樣塑造，原因在於早期原住民習慣說母語，在學習說漢語時難免慣用族語發音，因此出現「的啦」的語調。



5

「原住民都很愛喝酒。」

難道漢人或臺灣人就不愛喝酒嗎？原住民族有屬於自己的飲酒文化，在重要的歲時祭儀場合，適當的飲酒是對族群與長輩的尊重，而酗酒更是絕對禁止的。普遍來說，原住民的酒量較好，源自於乙醛去氫酶基因的活性較好，能夠分解酒精中的乙醛，降低不適感。



6

「原住民 都很樂觀耶。」

這句話看似是一個正向的讚美，但卻也將原住民都濃縮成單調的模樣。我們應該試著看見每個個體多元、豐富的內在特質，而非用單一、扁平的想像，刻劃原住民的樣貌。處在現今的社會環境，許多人活得並不快樂，或許當下次又不小心說出「原住民都很樂觀耶！」，會有另一位原住民回應：「我很厭世。」



7

「原住民唱歌跳舞 都很強。」

原住民族的文化與音樂舞蹈有非常緊密的連結，舉凡日常生活到重要祭儀，音樂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原住民的表演實力，不是天生，而是日常的生活累積，才讓原住民在這方面特別突出。



8

「原住民有補助又有加分。」

從過去為了漢化原住民，而制定相關優惠政策，到現在正視原住民文化，因而要求原住民學族語加分。對原住民學生而言，一方面要融入主流社會，另一方面還得維護自我的族群文化，這無疑是一大重擔。而教育資源的不對等，同樣也讓原住民學生難以與都市學生競逐。即使現有的政策致力達到平衡，但真正要維護族群價值與協助升學，原住民需要更友善的環境，而非僅是分數與金錢的加給。



9

「原住民都很會運動。」

雖然都市原住民人口日益增加，許多原住民青年都成長於都市；但原住民的宗鄉多數仍在山區及海邊，每當返鄉回到部落，原住民總是比漢人多了與大自然相處的機會。大自然不如都市擁擠，追趕跑跳碰的活動更是不勝枚舉；而像阿美族、達悟族、卑南族具有米田堡血型（Miltenerberger antigen subtype III），呼吸代謝能力較佳，在運動上相對較有優勢。但也不是每一位原住民都熱愛戶外活動，溫文儒雅的原住民同樣也比比皆是。



古老而渾厚的嗓音 唱出都市原住民心聲

文／游苔 圖／楊仁甫

在臺東縣都蘭部落一處看得到海的屋頂，排灣族歌手巴賴正抱著吉他彈唱。
二〇一六年，巴賴奪得第二十七屆金曲獎最佳原住民語歌手獎；
對巴賴而言，發行創作專輯最大的意義，是要替所有在都市中成長的原住民歌唱。



熱愛音樂的巴賴，坐在木椅上，輕輕地彈著吉他哼唱。

巴賴雖然在高雄橋頭長大，但他的父母皆來自屏東縣來義鄉古樓部落。從小，巴賴就受到母親對音樂熱情的渲染；在他的記憶中，母親做家事時播放的西洋音樂、隨意哼唱的歌曲風格多變，是巴賴最好的音樂啟蒙。因此從國中開始，巴賴就學習彈吉他、詞曲創作，還與同好組團表演。

相較於深植心中的音符，原住民文化對巴賴而言，卻十分陌生。巴賴回想，每次回部落看到久久不見的外婆相當開心，但外婆只會講族語，而他只能用唯一會的族語「vuvu」回應，無法有更深刻的交流。這讓青春時期的巴賴時常感到困惑，他永遠是班上膚色最黝黑、輪廓最深的學生，同學都說他是原住民，但當他回去理應熟悉的部落，卻總是感受到巨大的隔閡。

遇見日本妻子 一起學習失落的文化

直到遇見妻子Aki，巴賴內心的掙扎才找到出口。Aki是位對原住民族文化深深著迷的日本女孩，經常帶著滿滿的好奇心，詢問巴賴與原住民文化相關的事情。但從小在都市長大的巴賴所知有限，敏銳的Aki也發現隱藏在巴賴內心深處的矛盾——巴賴總覺得自己是原住民，但卻不會說族語、不了解自己的族群文化，因而時常感到自卑。

「什麼都逃不過他的眼睛……。」談起妻子對自己的了解與支持，巴賴靦腆地說道。為了找回巴賴心中失落的自我，巴賴跟著Aki一起拜訪許多部落，在因緣際會下搬到臺東縣都蘭常駐；在此時期，結識了排灣族藝術前輩撒古流、歌手巴奈、吟遊詩人達卡鬧，讓巴賴對族群的文化與音樂的知識，有了更全面且豐富的了解。

巴賴開始參與原住民事務，像是八八風災時，他與一群音樂人組隊前往太麻里協助救災；雖然山河變色，災情慘重，但族人們並沒有放棄希望，反而堅強且樂觀地面對，族人堅忍不拔的性格，帶給巴賴極大的震撼。另一方面，巴賴改編原住民族傳統古調，結合小時候聽過的搖滾與雷鬼等音樂元素並重新演繹，成為極具辨識度的「巴賴的音樂」。

用歌聲喚起都市原青 面對的勇氣

2015年，巴賴發行第一張專輯《古老的透明》，濃縮他8年來的創作，雖然內容不刻意講述，但仍處處流露都市原住民尋根的心聲。

音樂像是他的武器，足以讓他鼓起勇氣，訴說內心曾存在的迷惘。「在此

之前，很少人談論都市原住民的問題。」巴賴說，不論是小時候在部落、長大後才離家，或是從來沒有部落生活經驗，這些人同為都市原住民，心情卻不盡相同。有的人根本不認同自己的身分，有的則和他一樣，因為不了解族群文化而感到自卑、隱藏身分。

巴賴坦率地說，當他越投入參與原住民事務，對自己的身分認同就更篤定，過去那股與原住民文化的巨大隔閡感，也慢慢消退。因此，他冀望自己的音樂創作，能夠帶動更多與他相仿的年輕人，把心門打開。

巴賴看著妻子與兩歲的孩子，溫柔地說：「我不會要求小孩一定要在都市或部落生活，但我希望他能在自然的環境中，健康快樂地長大。」巴賴的眼神堅定，沒有絲毫的徬徨，一如他的族語創作曲〈光明的道路〉，渾厚的嗓音唱著：祖先唱著歌，那悠揚的歌聲是給我的保護，不要害怕，那是祖先牽扶著我，不管到哪裡，我都已獲得勇氣。❖



曾經在自我認同的迷霧中迷茫，巴賴跟著妻子學習原住民族文化，找回族群身分的價值。上圖為巴賴發行的專輯《古老的透明》。

mapasnava Bunun saikin

插畫結合族語 學習當個布農人

文／涂心怡 圖／蔡宗昇

從小在沒有母語的環境下長大，
面對原生語言的流失，部落青年能做些什麼？
來自布農族的年輕女孩告訴自己：
「不如就用我最擅長的事情，結合我不熟悉的事吧！」



U mav童年的多數時間都在都市度過，雖也曾面臨自我認同的矛盾，但活潑開朗的他，日漸找回身為原住民族的自信心，堅持不懈地學習自己的語言。

由於父親擔任長老教會牧師一職，
從小U mav Ispalakan便跟著父親工作的調動而往返部落與都市。在17歲之前，他就已有8次搬家的經驗，輾轉在布農族、賽德克族以及平地人之間生活。

U mav還記得初次從部落到平地就學，在放學回家後，還很興奮地告訴父親：「爸！我們班只有一個原住民耶！」從多數族群變成少數，讓U mav覺得相當稀奇；而那位比他先進入班級的

原住民同學，是班上的體育健將，更是最令老師頭痛的人物。長大之後，U mav才從父親口中得知，原來班導師曾當面向父親抱怨：「你們原住民會拖垮我們的班平均分數。」而父親也只能低聲回應：「麻煩老師您多照顧了。」

「幸好事實證明，我沒有。」U mav明白，不只是老師對原住民帶有刻板印象，同學對於他的身分也夾雜著好奇與不友善。但當時的他無暇尋找自我的族群意



在Umav的畫筆下，動物們也加入了說族語的行列，透過可愛的插畫風格與日常對話，引起更多人接觸族語的興趣。
Umav的創作作品多元，左圖為明信片，右圖為LINE貼圖。

識和文化認同，「我只想融入人群。」Umav說出許多青春期的孩子皆會面臨到的同儕壓力。

Umav的家族曾經為了一圓祖父的心願，舉家恢復族名，這曾讓Umav十分抗拒，不願過於顯目；最後因學校擔心影響校務程序，而要求他恢復漢名。如今想來，Umav深感惋惜，「長大後我才發覺族名的好，藉由外人的好奇及詢問，我就可以趁機跟他們介紹原住民，還能教他們怎麼唸布農語，讓大家認識我們。」

外國人比我還會說族語 激起族群認同感

Umav的父親是布農族，母親是排灣族，家裡的通用語言是中文。雖然Umav曾通過族語認證，但因缺乏實際應用，使用族語的習慣並未深植。直到2016年，Umav跟著一群排灣族的牧師到英國劍橋，拜訪90幾歲高齡的懷約翰，他對族語的想法才有了轉變。

「懷約翰來臺灣宣教的時候才26歲，在屏東的排灣族部落生活，不僅學習排灣族語、翻譯聖經，甚至還保存排灣族的古謠與歷史文獻。」Umav笑說，很難想像在劍橋，他們對談的語言並非英文，而是排灣族語。他也在交流的過程才知道，懷約翰即使回到英國，每天仍閱讀排灣族語的聖經，「他將這個族群深深放在心中，有著強烈的認同跟感情。」

因臺灣的原住民青年已鮮少說族語，當時Umav還向懷約翰表達心中的感慨，白髮蒼蒼的懷約翰只是溫和一笑，卻激起Umav強烈又肯定的念頭，「我要開始學族語！」

在興趣中加點布農語

Umav在臉書上成立粉絲專頁，取名為「每天來點布農語啊！mapasnava Bunun saikin」。他解釋，驚嘆號是對自己的呼籲，而mapasnava Bunun saikin是指我要學習布農語／人，「因為布農語就是人的意思。」

「我的族語真的很差。」Umav說，為了讓自己維持學習的熱情與加強印象，他將最愛的畫畫結合語言，透過圖文的方式記住族語詞彙。一幅幅可愛的插畫，搭配日常會使用到的布農語，成了Umav學習族語的橋梁；他也將創作的圖文轉化為LINE貼圖，透過網路推廣族語，希望世界上擁有和他相同經歷的族人青年，都能慢慢找回族群的認同感。

Umav目前一邊工作一邊求學，但他仍在有限的休息時間裡，藉由繪畫學習布農族語。「很多部落年輕人和我一樣，雖然我們不在部落長大，但我們都認同自己的身分與背景。我能做的事情就是將它發揚，只要能引起共鳴或是感動，我就很滿足了。」年輕的Umav在無形中接下傳承的責任，善盡一己之力，守護珍貴的族群文化。❖

舞動新視界

以體適能讓世界看見原住民族

文／梁雯晶 圖／蔡宗昇

當體適能與原住民族文化結合，會迸出什麼樣的火花？在健身運動當道的現今，三位魯凱族人以體適能專業，創作出極具原住民風格的編創舞碼，希望藉此讓更多人看見原住民族的文化。



黑妞江（中）、杜昭聖（左）、陳翰（右）3人發揮專業，讓屏東魯凱族部落颯起體適能旋風。

在「AFAA APEX台灣健身博覽會」中，現場舞碼多為搭配西洋樂曲，當排灣族與魯凱族勇士舞的音樂響起，立即吸引許多人的注目。由黑妞江、杜昭聖、陳翰組成的團隊所打造的舞碼，融合原住民族文化及體適能概念，不僅是全臺首創，更為原住民族文化注入新活水。

返鄉 打造原住民族體適能舞碼

從事體適能教授近30年的黑妞江、在健身工廠任職有氧部培訓師的杜昭聖、於青葉部落擔任文化健康站照顧服務員的陳翰，這3位屏東魯凱族人在體適能界深耕已久，分別來自禮納里部落、神山部落與青葉部落。曾經在都市工作生活的他們，各自以不同方式返回部落。

黑妞江長期在臺北擔任團體課程管理及教學，因健身俱樂部制度轉變，同時他也發覺健身

的風氣已吹向南部，讓他起了回家的念頭。「我一路經歷部落從舊好茶接連搬到新好茶、禮納里的過程，對部落有很深的情感，看到族人在八八風災後再度搬遷的辛苦，覺得是時候回家陪伴我的家人與族人了。」黑妞江說道。

杜昭聖從小隨著父母到都市工作生活，雖未曾在部落成長，卻始終對部落有著深深的孺慕之情，常常與時任鄉

黑妞江運動團隊在屏東開設體適能課程，活潑的肢體教學與豐富的課程設計，吸引在地人熱情參與。



3人合作參加2019年台灣健身博覽會，獨創創意的舞碼，也讓原住民文化在會中大放異彩。

長的父親，回部落參與大小活動。杜昭聖與黑妞江同樣畢業於臺北體育學院（現臺北市立大學），在畢業後也進入體適能界工作，於健身工廠教授團體套裝有氧課程編創。

而被大家叫作「健康操一哥」的陳翰，原先從事流行舞蹈的舞者工作，因想回部落陪伴家人，當兵之後便返鄉工作。陳翰在工作的過程，開始學習體適能、健康操及有氧舞蹈相關知識，並在黑妞江開設的工作室教授有氧課，也帶領青葉部落族人在全國活力健康操比賽獲得三連霸的佳績。

黑妞江笑說，在這個業界的原住民不多，同為魯凱族的人更少，大家都是在比賽教學的場合相遇進而相識。今年，因為健身工廠計畫開發「原民舞編創課程」，杜昭聖便邀請黑妞江一同合作，「我一直希望能為自己的文化多做一些事情，剛好公司有這個計畫，當時就覺得既是原住民，又是體適能界大前輩的黑妞江老師是不二人選。」杜昭聖說。

傳遞給族人 正確的運動觀念

原住民大多具有極佳的運動天分，但除了專業的運動選手，多數人因生活環境影響，沒有機會接觸及學習正確的運動觀念。「都市跟部落的運動風氣不同，都市人習慣到健身房，但部落的人會覺得運動就是跑步、打籃球，為什麼要特地到健身房，更沒有『體適能』的觀念。」黑妞江解釋。

體適能的概念源於西方，要融合原住民族文化，編創全新的舞碼可不容易。杜昭聖表示，會想將體適能結合原住民族文化，一方面是希望能將自己的文化推廣出去，另一方面也希望將正確的運動觀念傳遞給族人，「如果族人在運動時，有自己熟悉的音樂與舞蹈，說不定會讓他們對運動更有興趣。」

由3人共同推出的原創舞碼，在2019年台灣健身博覽會第一次正式亮相後，大獲好評。但他們認為，這只是剛開始，未來若要發展成具系統的套裝課程，還需要更多人才共同研討創作。「每次到國外參加體適能研習時，看到各國將自己的文化融合體適能運動，例如拉丁的Zumba，都覺得我們也有很棒的文化、舞蹈及音樂，為什麼只能用別人的東西呢？」以身為原住民為榮的3人團隊，心中擁有一份使命感，深切地期許能為自己的文化貢獻專業，讓世界看見不一樣的原住民族文化。❖

認識原住民族 歷史創傷與微歧視

文／Ciwang Teyra（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

隨著臺灣社會人權教育的推廣，社會大眾逐漸意識到某些言辭與行為可能會對社會中某些群體造成冒犯。受到政治正確思潮的影響，越來越多人在交流互動與政策制定中，避免使用帶有攻擊性、貶抑或詆毀的言辭，以免落入歧視。

以「番仔」為例，這個詞彙是漢族用來形容語言不同或無法溝通之人，「番」字也蘊藏著野蠻人的含意。又或者以「山地人」為例，用山地人來稱呼原住民族，除了弱化原住民族在臺灣的主體性，也忽略原住民族內部生活型態與文化慣習的多樣性，隨著原住民族正名運動與權益的推展，「山地人」早已被視為政治不正確的使用。

上述具有歧視性的詞彙隨著臺灣社會政治正確的強化以及人權意識的進步，已逐漸不被使用，雖然看似正面，卻仍聽到不少原住民族人表達其日常生活中，依舊可感受到主流社會對於原住民族歷史與社會變遷、文化知識與生活慣習的無知、陌生與不理解。

不符合你的期待 我就不是原住民嗎？

「你是原住民，你會講母語嗎？」

「你知道你部落在哪裡嗎？」

「在都市長大的原住民為什麼可以加分？」

「你是原住民，你酒量一定很好」

「你是原住民一定很會唱歌、跳舞」

這些問題相信對原住民族人來說並不陌生。從主流社會群體的視角來看，可能僅是單純且無惡意的詢問，但是在原住民族人聽來，卻可能會感受到的不舒服。這種種問題的背後似乎已預先假設，認為具備某些特徵的原住民才能被稱作原住民，而不符合這些特徵的，似乎沒有當原住民的權利。言下之意，不會講母語的、不知道自己部落在哪裡的、酒量不好的或不會唱歌跳舞的，這些不符合主流社會對原住民族印象的這群人，不應被視為原住民。

此種假設忽略當代原住民族在殖民壓迫的歷史創傷和社會變遷下，有著多元的樣貌與經驗。以母語為例，若探究當代原住民族青年無法流利說母語的原因，需追溯到上個世代經歷不能說方言（國語運動）的傷痛，衝擊這個世代青年學習母語的機



會。在筆者歷史創傷研究的調查中，常聽到部落長輩描述在不能說方言的年代，不少族人因為在公共場合說母語，而被體罰、掃廁所、帶牌子走校園，甚至是下跪道歉；他們雖然憤怒、不滿與不解說母語要被如此對待的原因，但因國家體制的規定與要求，他們還是努力學習講「國語」。更加無奈的是，進入職場後，有很高比例的族人會因為講話有口音，而受到主流社會中的雇主或同事的歧視。

約20年前，標準且無口音的國語，似乎已成為在大社會生存的重要條件，也導致不少原住民族家長選擇不教孩子講母語。在筆者歷史創傷的田調訪談時，好幾位受訪者表達，不讓自己孩子學母語是很痛苦的，這並非不認同自己的族群，而是為了保護孩子避免同樣經歷到他們沉痛的歧視經驗。只是在這樣的保護傘下，隨著時代變遷與政府本土化的推動，會說原住民族語在當今社會開始被肯定，這些因殖民壓迫而無法在家庭環境中習得流利母語的孩子，又被迫面對因為不會說母語，遭主流社會質疑其原住民族身份的環境，使得不少原住民族青年在這過程產生認同的懷疑與掙扎。一句無心或無惡意的「你是原住民，你會講母語嗎？」不僅容易讓被詢問的原住民感受到刻板印象，另一方面也會勾起其母語流失、沉重的生命經驗。

花蓮達吉力部落太魯閣族人，
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社會工作學院博士畢業，
研究專長為原住民族社會工作；歷史創傷、療癒與抵抗；原住民族復原力；
全球原住民族健康及健康政策；社區為導向的參與式研究方法；混合研究法。
現任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

無心的微歧視 帶來沉重的傷痛

說者無惡意（甚至自認為帶著善意），但其所說出的話或表現的行為卻讓人感受到不舒服，這構成「微歧視（Microaggression）」¹。一個人若日常生活中，長期經歷到微歧視，很可能會影響身心健康的發展，例如：憂鬱症、焦慮症或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由於陸續有調查顯示微歧視對北美洲原住民健康的衝擊（Walls, 2015；Jones, 2014，Clark, Spanierman, Reed, Soble, Cabana & Sharon, 2011），近幾年來北美的原住民族開始力倡主流社會應正視微歧視的影響。「Microaggression」一詞在臺灣翻譯為微歧視或微侵略，考量Microaggression事件發生的情境，可被視為是某種歧視的展現，在尚未有更合適且不去脈絡化的中文翻譯前，本文暫以微歧視一詞作為其中文的翻譯來進行討論。

單純從字面上看「微歧視」，可能會讓人直覺地認為歧視經驗被淡化或忽視，但微歧視絕對不是低估原住民受到歧視的傷害，也不是指原住民的歧視經驗是微小的、可以輕忽的；這個概念主要是呼籲主流社會反思與檢視，很多時候自以為無意、無害或無傷的言語或行動，卻可能對聽的、看的人造成了傷害。許多微歧視的事件，

對於原住民族人來說其實是構成歧視，且帶來的傷痛與衝擊，和歧視一樣有著相當的重量。然而，當面對許多自認為對原住民族友善，但說出的話語和做出的行動卻讓人頭皮發麻或難以接受的人，如果直接跟他挑明這是歧視，通常的反應是啟動防衛機制，強烈地否認自己的歧視行為，並拒絕接受這樣的指控，更甚者還會築起一道牆，不願再接觸原住民族及其所關心的議題。因此，微歧視的概念，是想讓有善意但還不理解原住民的群體知道，「雖然你不是惡意，但這樣的說法真實傷害到我」。若希望善意能真實被傳達，需要進一步去思考，該怎麼適切的問問題、怎麼互動交流，才可能減少因為不理解而對原住民造成傷害。

之所以呼籲須正視歧視與微歧視對原住民族的影響，除了相關經驗可能衝擊原住民族的身心健康，當代人際間的歧視與微歧視也可能會觸發或強化原住民族的歷史創傷（Evans-Campbell, 2008; Walters & Simoni,

隨著時代變遷與政府本土化的推動，
會說原住民族語在當今社會開始被肯定；
然而，因殖民壓迫而無法在家庭環境中習得流利母語的孩子，
又被迫面對因為不會說母語，
遭主流社會質疑其原住民族身份的環境，
使得不少原住民族青年在這過程產生認同的懷疑與掙扎。

microaggression

2002)。雖然祖先所經歷的殖民壓迫已成歷史，但隨著族人面對到當代國家制度性與人際互動的暴力、歧視與不平等，這些過去由口傳或親身經歷的殖民壓迫記憶，會容易浮現於族人腦海中，提醒著族人自己族群與部落長年來所遭遇的歷史不正義。這些直接與間接的殖民壓迫經驗與記憶，如同附加的壓力源，伴隨著當代生活的壓力，影響原住民族的精神健康。歷史創傷在臺灣仍有待更多實證研究的佐證，但在北美原住民族的調查中，已陸續有相關學術文獻提及北美原住民族所面臨的高比例憂鬱、焦慮、心理失序症狀、物質使用、自殺等與歷史創傷有所關聯。從上述可知，歧視與微歧視的杜絕，除了能夠減少當代原住民族在日常生活中的壓力，在某個程度上來說可以避免激

化歷史創傷帶來的衝擊。然而，在當今的臺灣社會要如何減少歧視與微歧視的發生？

歧視與微歧視通常來自於對不熟悉群體的不認識與不理解，並藉由媒體、社會輿論與主流教育形塑出的刻板印象與之互動。避免歧視與微歧視的發生，最根本的做法是增加認識與互動的機會。在此建議政府推動「族群主流化」的理念，呼籲整個社會一起努力，認識不同族群的歷史和文化，讓臺灣成為一個多元平等的國家。因此，若能根據族群主流化的精神，將原住民族的宇宙觀、文化知識與經驗，納入主流教育的基礎課程，讓全臺灣的學生，不論族群身份，從國小至大學都可以在現行的一般教育中習得原住民族歷史脈絡、知識與文化。而在學校課程規劃上，也可以透過與部落合作，適切安排並帶領學生們前往部落實地學習，藉此鼓勵學生走出生活的舒適圈，從小培養文化敏感度。相信不遠的將來，整體臺灣社會大眾將對原住民族有更深一層的認識與理解，讓臺灣社會走向真正的尊重與包容。❖



文身藝術節集結來自各地的文身師和藝術團體，透過圖騰連結，創造彼此的文化交流。



原走大溪地團青年，帶著排灣族文化資產，來到大溪地展開文化交流。

跨越大洋洲的文化交流 在大溪地留下臺灣原住民的印記

文／涂心怡 圖／LiMA新聞世界提供

臺灣與法屬玻里尼西亞群島的大溪地相距1萬多公里，卻有著相似的文化。1980年代，語言學家推論臺灣可能是南島語族的原鄉，此種說法也深植在許多大溪地人的心中。

2018年，一群來自臺東縣太麻里溪流域的排灣族青年組成「原走大溪地團隊」，經歷長達33個小時的飛行與候機時間，終於踏上大溪地的土地。這群青年們帶著部落知識、歌謠、舞蹈、雕刻以及文身等文化，與大溪地文化中心、藝術中心、藝術學校等，展開多面向的文化交流。

文身藝術節 留下臺灣人的痕跡

大溪地Tatau I Moorea島首次舉辦文身藝術節，集結來自世界各地的文身師和藝術團體，從靜態的座談、動態的樂舞、工藝技術的木雕展現，透過藝術表達，呈現各個族群的文化精神與藝術。

但在交流項目之一的木雕，卻僅有臺灣木雕師在現場施作，也意外讓排灣族的木雕文化成為焦點。來自屏東縣大社部落的木雕師希細勒，歷瓦厄繞是臺灣團隊最年長的成員，也是團隊的精神支

柱。他在木雕交流會上，使用當地椰子樹作為素材，克服工具缺乏跟語言障礙，花費5天完成祖靈柱。希細勒考量到大溪地文化中，女性地位較為重要，因此在椰子樹上刻上女性面孔，而柱體的上方則是排灣族的守護神百步蛇。

這件作品不僅是交流的媒介，也蘊含著希細勒的期待，「以往無論是官方或是私人的活動，我們去交



Mana Tatau Maohi協會理事長Samuel Huna夫婦聽到排灣族青年吟唱的聚會歌，不禁感動落淚。



原走大溪地團隊為第一個進到法屬玻里尼西亞國家藝術學院演出的國外團體。

流往往只是走馬看花。所以這次想留下一件作品贈送給當地人，代表彼此的認同、土地間的連結，以及族群間交流的意義，也能讓之後來到這裡的臺灣原住民看到屬於我們的印記。」

在文化交流中 震盪彼此的心靈

圖騰成為彼此連結的印記，而樂舞則能直接引起共鳴。在Tatau I Moorea文身藝術節開幕的這天，排灣族青年吟唱臺東縣賓茂部落的聚會歌，向主辦單位之一的Mana Tatau Maohi協會理事長Samuel Huna夫婦獻上祝福，感謝創造者讓所有人藉著大洋洲之路相聚在一起。他們的歌聲，讓夫婦倆感動到眼淚在眼睛裡打轉，激動的表示：「從你們的歌聲中，可以感受到從大地湧現的力量。」

歌謠吟唱在排灣族文化，除了是記錄當下，更是傳唱過去、營造未來，聆聽者的情感反饋是最直接的呼應。團員楊海淵感動的說：「這些歌可以觸動到他們的心靈，這給我很大的鼓勵，原來我們的歌可以感動別人，也可以被看見。」

這群青年也進到法屬玻里尼西亞國家藝術學院，成為第一個站在校園舞台上演出的國外團體。團長

Sakinu在出訪前，特別學了當地的歌曲，課堂上的學生跟著哼唱，讓音樂發揮無國界的最佳效果。

「科學研究證明，我們玻里尼西亞人來自東南亞。」法屬玻里尼西亞藝術學院院長Fabien DINARD感動地說，即使歷經歲月的變遷，雙方的舞蹈動作已不盡相同，然而樂舞所帶動的共鳴卻深深的迴盪在彼此心中。

19天的交流行程，原走大溪地團隊有著意想不到的收穫與看見，讓這條跨越大洋洲的文化交流所留下的餘溫，在回到臺灣後繼續激盪彼此的文化能量。一如原走大溪地團員Ulung Lupiliyan的感嘆，他在大溪地體悟到，多數大溪地人認為，保存大溪地的傳統文化責無旁貸，「但在臺灣，傳承傳統文化卻彷彿只是學者以及原住民自己的事情，與大多數的臺灣人卻好像沒有關係。」

對此，團員范文凱也有所感觸，決定在回國之後，更努力地將所見所聞分享給部落的孩子，「我自己在傳承文化樂舞這部分，也會一直努力做下去。」原住民青年出國，看見的絕對不僅是國外的好，更能藉此發現臺灣這塊土地的美，還有身為原住民身分的價值。❖

LiMA 新聞世界

每週五晚間21:00播出。「LiMA」是南島語族的共同語彙，即數字「5」之意。LiMA新聞世界是以原住民族主體出發的深度新聞專題節目，追蹤報導族人關切的公共議題與社會文化現象，提供政府決策及社會討論的關鍵觀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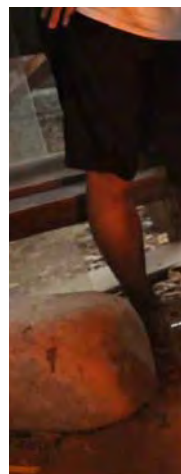


原專班教育

帶領青年找到與族群的連結

文／涂心怡 圖／LiMA新聞世界提供

根據統計，二〇一八學年度全國共有二十四所大學系所開設原住民專班，為原住民學生在高等教育中提供更好的升學管道。自從原專班開辦以來，雖然對於原住民人才的培育有一定的助益，然而多數的原專班為系所底下的分設專班，因此在師資及課程內容的規劃上，也浮現不少問題。



位於桃園市的中原大學原專班，有一群熱愛原住民文化的老師，他們投注極大的心力在原住民高等教育上，除了一般學科，也在其他課程中融入民族教育，打造「大學部落化」的教學情境，讓在都市成長的原住民新生代認識並學習屬於自己的文化。

在大學體驗部落生活

穿越一片樹林，來到一間木屋前，中原大學原住民專修班一年級學生陳孟君是第一個到教室的同學。他細心地堆起木頭升火，對今天的課程充滿期待。

這是原專班的微型課程，透過狩獵與捕魚的實作，讓學生認識部落文化。身為原專班的靈魂人物，中原大學設計學士原住民專班主任戴永禎，規劃別出心裁的課程，讓學生實際操作，並在校區裡建構屬於部落生活的學習環境，讓這裡不僅是教室，也是體驗部落生活的根據地。

談起課程規劃，戴永禎腦中有一幅完美的藍圖，「從空間到組織，都是採取部落化的方式做課程設計，讓一群人有共同的目標、共同的視角，去體會跟看待原住民的建築、典章制度、歲時祭儀，甚至是和大自然的互動關係。」戴永禎最終的目的，是希望學生能回到部落，貢獻所學的技能，「我們將文化落實到生活的層面，將來他回到部落經營時，腦中自然會浮現在原專班學習過的技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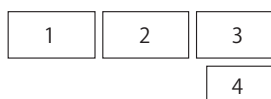


圖1：原住民青年在都市環境中難以接觸部落知識，原專班便提供管道，讓原住民學生在都市不至於與部落生活脫節。

圖2：原專班狩獵與捕魚文化實作的微型課程，讓學生藉由體驗部落生活認識族群的文化。

圖3：中原大學原專班以生活教育為基礎，在校區裡建構一個屬於部落生活的學習環境。

圖4：在排灣族祭祀的過程會用到獸骨，原專班課程也提供動植物的材料，讓學生能在課堂上更親近部落。



藉由學校課程建立文化認同感

近年來，在都市生活的族人持續增加，進入原專班的大學新鮮人多數為新一代的都市原住民，在原住民文化的認同與維繫上，面臨缺乏實質部落經驗的困境。因此，原專班的主任及授課老師十分期待藉由原專班的訓練，能讓原住民青年更快融入部落，進而讓部落的人才不致流失。

原專班另一位重量級老師盧建銘認為，這群在都市成長的原住民青年，日常生活空間與部落徹底斷開，同時他們也必須花費許多時間學習非原住民類的事物。盧建銘感嘆地說：「不管是面對部落或是都市，學生們都很辛苦。」

「原專班很重視學生對於主體性的思考，」談起課程內容，成長的歲月中幾乎不曾與部落建立深厚連結的阿美族學生高毅鴻，內心感動不已，「原專班希望我們學習如何找尋自我文化的認同，例如不是學怎麼蓋房子，而是為什麼要蓋這個房子？為什麼這一片土地可以蓋房子？從了解事情的脈絡來理解我們的文化到底是什麼。」

現在已經是大四學長的高毅鴻笑說，這幾年來他逐步建立起內心對部落的認同感，「我會開始覺得，自己似乎逐漸屬於這個部落，並想更快回到自己的部落發展跟生活。」

在中原大學原專班師生同仁集體的努力下，部落生活的價值具備更積極的意義，戴永禎充滿期待地說：「我們的學生不管是到部落重建，或者是在都市區域建立新的部落，其實都是在為下一個文明做準備，可以說他們都是未來文明的領導者。」❖

7個為什麼 在部落裡的實境教學

文／唐祖湘 圖／七個為什麼節目提供

原文會兒童族語教學節目《7個為什麼》邁入第二季，製作人森達斯這次帶著觀眾走出戶外，直接前進部落學校上族語課！許多真實的學習反應、攝影棚內感受不到的寶貴畫面，第二季通通躍上大螢幕。



在課堂上，老師親自示範原住民食物的烹煮過程，一方面讓小朋友理解族群的飲食文化，一方面也能傳遞日常的族語應用。

《7個為什麼》第一季在2018年9月開播，至今累積了眾多粉絲，是原視相當有人氣的兒童族語教學節目。而全新一季於今年8月登場後，觀眾驚喜發現，節目型態從棚內錄製改成外景，足跡遍布花蓮、屏東、烏來等多個地域與部落，成為國內少見的校園拍攝類實境節目，讓人一窺部落學校族語的教學實況。

部落師生本色演出

《7個為什麼》第一季以3D動畫融合虛實的手法教學，小朋友反應熱烈，對於結合

動畫的主題曲特別喜歡。但製作人森達斯表示，節目內容對6歲以下的幼兒觀眾來說偏難，國小至國中階段的孩童較能吸收，而棚內拍攝得事先背好腳本，對參與製作的小朋友來說相形吃重。因此，新一季決定加以調整，製作團隊前進到有族語教學的部落學校拍攝，並適時穿插有趣的動畫元素，讓節目更加生動活潑。

族語設定的教學內容與第一季相同，仍是鎖定人口數較多的阿美、排灣、泰雅、布農與太魯閣族做族語教學。製作團隊上山下海探詢全臺各地，選定新北市烏來、花蓮縣光復與秀林、屏東縣泰武、三地門等具有教學特色的各部落學校，邀請幼兒園到國小低年級的班級參與節目製作，從老師到學生全是素人，是相當創新的嘗試。

「小朋友在熟悉的教室環境較有安全感，面對的又是自己的族語老師，最能捕捉到他們真實的學習反應。」森達斯分享，這些小朋友已習慣置身學校的族語環境，雖然無法像老師一樣，將族語表達得很完整，但多數都聽得懂。製作單位也讓族語老師參考前一季節目傳授過的單字詞彙，並根據小朋友現有的程度，適當調整教材內容，拍攝時更能進入狀況。

不同於之前每集有事先設計好的腳本，這次拍攝前僅列出簡單的順序大綱，其餘就交由各校族語老師帶領小朋友自然的學習，鏡頭前完全是本色演出。另外，現場也設計一些學習單字的道具或遊戲，例如拼圖、蛋糕、闖關尋寶等等，甚至走到戶外認識原生植物，增加教學時的互動與趣味。

增添兒歌與神話新亮點

節目的另一個亮點，是族語老師除了教單字，還加碼傳授各族群的童謠與傳說。森達斯表示，「我們用類似拍MV的手法，介紹各族群知名的兒歌，用不枯燥的方式，讓小朋友瞭解歌詞的意思，從中吸收新的單字。」像是布農族的紅嘴鳥、泰雅族的文面、阿美族的阿里嘎蓋等神話故事，在族語老師生動描述下，於節目中一一呈現，讓不同族群的小朋友欣賞彼此豐富的文化，讓學習層面更加廣泛。

想起拍攝過程的趣事，森達斯笑說，對於有些年紀小的部落學生來說，全程要乖乖坐好，實在是為難了些，「他們5分鐘、10分鐘就會想動一下，所以拍攝時有很多臨時狀況。」在節目中，看似待在教室裡的時間不長，實際上每集都要花上1天的拍攝時間。

森達斯也透露小小的遺憾，因為民眾的收視習慣，這一季還是上了字幕，「希望以後可以嘗試沒有字幕的方式，當親子一起觀看時，小朋友看不懂的地方，大人可以解說給他聽，不僅能增進互動，也更有傳承的意義。」

最後森達斯不忘提醒，第二季節目的片尾曲為全新力作，搭配輕快的旋律，用排灣族語教小朋友如何從1數到10。容易上口的洗腦神曲，大小朋友千萬別錯過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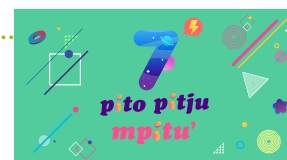
上：有別於在攝影棚內錄影，《7個為什麼》走入小朋友的實際生活，讓小朋友在熟悉的環境，放鬆展現日常的生活樣態。

中：《7個為什麼》不僅呈現小朋友在課堂學習的畫面，也如實展現在校與朋友的互動。

下：小朋友看到攝影機相當興奮，彼此的熱情相互渲染，在鏡頭前流露出最真實與歡樂的樣貌。

7個為什麼

週一到週五下午17:00播出。到學校上課囉！6個動畫人物走進部落校園，跟著族語老師與可愛的小朋友們，從日常生活中學習族語。100%全族語節目，帶領電視機前的觀眾，一同進入族語的世界。





《餘生—賽德克·巴萊》劇照。

餘生—賽德克·巴萊 霧社事件後遺族的傷痛

文／涂心怡 圖／果子電影有限公司提供

當歷史不只是停留在過去，而是延續到今生今世的故事時，活著，或許比死更需要勇氣。在電影《賽德克·巴萊》上映3年後，由湯湘竹執導的《餘生—賽德克·巴萊》，以紀錄片的形式，細膩刻劃出在霧社事件後，抗暴餘生們的真實故事。

1930年，賽德克族人因不滿日本殖民政府的高壓統治，由莫那·魯道率領各部落發難，與日本政府展開激烈的武力衝突，史稱「霧社事件」。參與抗暴行動的6部落，原有1,236人，在事件後僅存298人，並遭日本政府遷至川中島，亦即今天的清流部落，此處也成為導演湯湘竹主要的取景與訪談之處。

遺族的故事 歷史是心中永遠的痛

談起紀錄片的製作，湯湘竹將回憶拉回《賽德克·

巴萊》初開鏡的那幾日，當時他擔任電影的錄音師，「魏導（導演魏德聖）知道我有在做紀錄片，就跟我說他想拍這起事件的紀錄片。」

「我知道魏導想做什麼，他想延續——當《賽德克·巴萊》結束後，這些遺族遇到了什麼事情。」因此，湯湘竹在《賽德克·巴萊》拍攝時期，陸續蒐集與霧社事件相關的資料，「在歷史上，雖然大家都認為莫

那·魯道是發起者，但一個部落就是一個國家，絕不是莫那·魯道一個人主導，所以我想盡辦法找到各部落的遺族，讓他們都有發聲的機會。」

開拍前，湯湘竹亟欲找尋莫那·魯道長女馬紅·莫那的聲音。他坦言，若這部紀錄片缺少馬紅家族的聲音，就沒有太大的新意，「馬紅·莫那的外孫女馬紅·巴萬是這部紀錄片最關鍵的要角，他同意受訪後，我才覺得這部片有拍攝的價值。」

有別於《賽德克·巴萊》以男性的觀點出發，《餘生—賽德克·巴萊》選擇以活下來的女性視角，闡述遺族的苦、無奈與不安。霧社事件之於旁觀者，或許只是一件悲壯的歷史事件；然而，對於身為遺族之一的馬紅·巴萬而言，卻不那麼簡單。「我們跟馬紅·莫那生活在一起，我感受得到馬紅·莫那的痛。」曾經試圖逃離這段歷史的馬紅·巴萬，壓抑著心中情緒說道。

回到Pusu Qhuni 看見族群的起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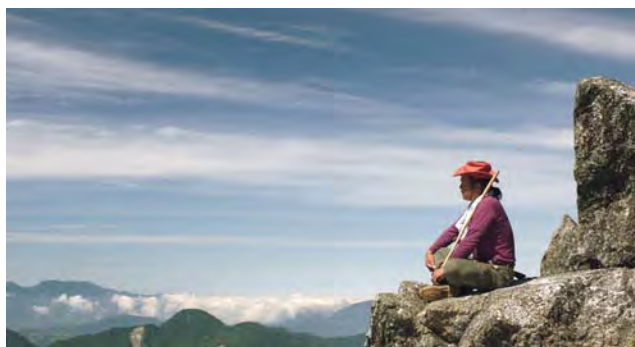
不可承受的歷史重量，壓得所有人都快喘不過氣。湯湘竹還記得，當時他在清流部落邀訪時面臨到的難題，「有位大哥和我們聊天、喝酒都很大方，但一聽到我要訪問他，他就開始迴避。」

湯湘竹也曾想過要放棄邀訪，但有個信念卻始

終支撐著他。他隨著遺族曾秋勝及兩位兒子，走上中央山脈的稜線，找尋賽德克族起源之地Pusu Qhuni。此地位於花蓮縣與南投縣的交界，不僅難以抵達，也充滿著諸多禁忌，好幾次賽德克族人組隊尋訪，都因天氣、山路的阻礙而一無所獲。然而正因如此，湯湘竹認為自己責無旁貸，「既然近代的部落族人沒有到過發源地，那我一定要去，如果有賽德克族人接觸到這部紀錄片，就能透過影像看到他們的發源地。」

湯湘竹與3位族人耗費近10天的時間跋山涉水，最後終於成功抵達Pusu Qhuni，這也成為拍攝團隊獲得遺族們的認可關鍵。「大哥知道我們去了Pusu Qhuni後，才點頭同意受訪。」湯湘竹永遠也忘不了，遺族在受訪時強烈的苦痛情緒，那模樣令他不加思索地便關上攝影機。湯湘竹認為，遺族的苦與痛，並非三言兩語可以詮釋，更不必成為煽情的商業行銷手段。

致力於拍攝紀錄片的湯湘竹，選擇在大環境下無力抗衡的小人物作為主角，然而他也明白，紀錄片屬於小眾市場，能發揮的影響力並不高，「但至少我把他們的聲音留下來，有人看到了，會知道在當代有這樣一群人受到如此的遭遇，這樣就夠了。」❖



《餘生—賽德克·巴萊》劇照，與導演湯湘竹（左上）。

Paicelen 出力

鮮活犀利的原住民老故事與新時事

文／游念秀 圖／林宜賢



聖經與日常信手拈來的筆記，是馬耀谷木錄音必備的素材。

2019年2月，Alian96.3出現一位「高齡廣播新鮮人」，63歲的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原住民族牧師馬耀谷木，擔綱新節目《Paicelen 出力》的主持人。即使有豐富的工作經驗，馬耀谷木依然戰戰兢兢，以阿美族語「Paicelen」作為節目名稱，藉以自我期許。

說得一口流利的阿美族語，馬耀谷木以「Paicelen」（語意為「加把勁！加油！」）為節目取名，提醒自己要為節目用盡心力。坐在錄音室裡，他把麥克風當成聽眾，張力十足的播報情緒，講到激動之處，甚至會被自己的情緒感染而熱淚盈眶。

《Paicelen 出力》有九成以上都使用阿美族語播報，節目內容側重在文化議題，每天都會帶來一則「智慧語錄」，傳遞部落耆老的智慧俚語；而每週有兩天，會以幽默風趣的說故事技

巧，講述原住民的文化典故與歷史事件；另外還規畫一天，專門陳述臺灣原住民的重大歷史事件，讓族人能從各個面向認識部落文化。

鑑往知來 了解歷史也得跟上時事

馬耀谷木認為，要認識原住民文化不僅「鑑往」也要「知來」。多年來，他從事原住民族運動，對於原住民相關事務有敏銳的觀察力。因此，他每週另闢三天的節目，以時事、教育與經濟作為主軸，向聽眾播報有哪些政策事件與原住民息息相關。這也是Alian96.3首次嘗試推出政策討論的節目，馬耀谷木全力以赴，他的筆記本上記滿平時閃過腦際的點子與觀察；到了深夜，他還

會將消化整理後的新聞內容，寫成節目的播報綱要，記錄在平板電腦上，做足萬全的準備。

平時，馬耀谷木也相當關注原住民事務在社群媒體上的討論，除了電視、平面報紙與網路媒體，他連年輕人使用的PTT也十分嫻熟。此外，他也會邀請嘉賓上節目，或是以call out的方式，邀請來賓針對當日主題進行討論。值得一提的是，他從不避諱邀請與他立場相左的來賓在節目中對話。馬耀谷木分享印象最深刻的節目錄製經驗，當時他邀請一位很年輕的原住民族正名運動推動者上節目，在錄音室內雙方正面交鋒，對方指責馬耀谷木進入政治體系，與他過往的發言背道而馳。回想起這件事，馬耀谷木不但不生氣，反而娓娓道來，解釋隨著時代變遷，他對抗爭的想法也逐步有了改變，他表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立場，有辯論才有火花，做節目需要這些元素，聽眾才會聽得津津有味。」

有嚴肅有歡笑 廣播節目的多元面貌

除了嚴肅的時事議題，《Paicelen 出力》每到週末則規劃開心的「週末那魯灣」與「心靈SPA」時間。馬耀谷木會

翻開聖經，說起一個又一個感動人心的小故事；或是播放歌曲，有時是原住民歌謠如林班歌、跑船歌，有時也會播張惠妹、大壯等原住民歌手演唱的流行音樂。偶爾，馬耀谷木也會播放其他語言的歌曲，「上禮拜我才放陳雷的〈歡喜就好〉，他的發音還帶有漳州腔河洛話，吟唱出那個族群最原始的味道。」講到開心之處，馬耀谷木忍不住直接哼唱起旋律。

由於《Paicelen 出力》時事新聞單元備受好評，開播兩個月後，每週有兩天改採現場直播，讓時事的討論更即時。今年6月，節目將再推出網路直播，讓聽眾可以在網站上，直擊馬耀谷木在錄音室講得口沫橫飛的模樣。雖然馬耀谷木自我調侃是「高齡新鮮人」，但他跟上時代潮流並自我突破的精神，卻值得後輩學習。❖

馬耀谷木擁有豐富的閱歷，在節目中與聽眾大方分享經驗以及對社會議題的獨到見解。



IPCF十週年 四大支流讓族群川流不息

文／涂心怡 圖／原文會提供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即將邁入第一個10年，回顧來時路，有坎坷、艱辛，也有纍纍的甜美果實。

2004年，《原住民族教育法》條例中清楚明訂，為設置原住民族專屬頻道及經營文化傳播媒體事業，以傳承原住民族文化教育，應成立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原本僅是白紙黑字的存在，經由各方奔走、協力，2009年基金會成立終於得以具體實現。

萬事起頭難，在草創時期的前兩個月，原文會面臨預算送審的難關，但當時資源嚴重匱乏，口袋空空的原

文會連辦公室也租不起，更遑論人事成本與運作費用。然而越是艱困，越能彰顯族人的決心，當時眾人自掏腰包、互相勉勵，終於撐過成立初期的艱辛。

原住民族電視台回歸自主營運

站穩腳步之後，原文會的第一項任務，也是最大的挑戰——原住民族電視台的經營權回歸。讓電視台經營權回到族人的手中，是原文會設立的最初目的，然而要達成這個目標，並不容易。

2004年開台的原住民族電視台，是實踐原住民族傳播權的重要里程碑，但礙於當時法制的不完備，多年來輾轉在商業電視台委託經營；即使在2007年由公廣集團接手，然其公共理念與電視台復振原住民族文化的功能仍有所落差。族人明白，唯有回歸原文會，才



Alian96.3原住民族廣播電台在2017年舉辦開台典禮，圖為第一屆開台成員。



第四屆Pulima藝術獎表演藝術首獎的TAI身體劇場。



能讓電視台以族人的角度詮釋歷史與文化，具體呈現族人的聲音。

為了積累更多的能量，原文會積極走訪國外取經，也舉辦多場公聽會，孜孜矻矻拜訪專家學者及奔走立法院；2014年，電視台終於回到屬於自己的家。為了迎接漂流多年的原住民族電視台經營權回歸，編制僅僅16人的原文會，迅速上緊發條，展開硬體採購與承租辦公室等招標案，並擴編人事，緊鑼密鼓地籌備，完成自主營運電視台的夢想。

多媒體推廣 Alian96.3開台

電視台的回歸只是個起步，原文會期盼能將原住民族的議題更廣泛的傳遞出去，並留下紀錄的篇章。因此，在自主營運8個月後，原文會創辦《原視界》雙月刊，記載原住民社會的發展脈絡與當代原住民觀點，為歷史典藏做足準備。

考量族人多數居處位於山區部落，比起電視及紙本雜誌，廣播電台能加乘拓展傳播的效益與功能。原文會於2011年，陸續補助全國各地廣播媒體製作原住民廣播節目，同時著手撰寫廣播營運計劃書，爭取電台頻道設置。

然而，廣播頻道有限，即使是小功率的社區型頻道也難以在第一時間釋出。原文會不願錯失時機，看好網路迅速傳播的功能，決定先架設網路廣播電台，再一邊整合地方上的原住民廣播節目，招攬人才加入原文會。

網路廣播電台長年耕耘，當原文會在2017年成功爭取到頻道時，早已具備豐富多元的節目型態以及收聽群，讓原文會得以在短短3個月內，便完成企劃、採購、軟硬體設備的建置及塔台設置。同年8月，Alian96.3原住民族廣播電台正式開播，原文會落實傳承原住民文化教育的理念，又更往前邁進一大步。

藝術推手 Pulima藝術獎成立

原文會的設置條例清楚擬列，包含文化、藝術、語言以及媒體等，都應當均衡，不應該有所偏頗，且須進一步串聯。原文會這10年來，除了在媒體上致力琢磨，同時也扶植族人在文化藝術上創作發展。

2012年國內第一個以原住民為主體的獎項「Pulima藝術獎」成立，鼓勵族人藝術的原創性，不僅獎金豐厚，更配合Pulima藝術節建置舞台，給予得獎藝術家演出的機會；讓原住民藝術家擁有平台暢談文化、展現民族風采，也讓藝術成為媒介，文化得以對話與流傳。

身為臺灣唯一經營文化、電視、廣播以及雜誌的族群基金會，原文會肩上的責任並不輕鬆。但原文會接下任務、挺身承擔，期許自己能以更寬懷的能量，讓世界各角落看見臺灣原住民的美與善。❖



原視新聞性節目《LiMA新聞世界》的專題報導〈你的水壩 我的家〉，到菲律賓採訪部落水壩建設開發案。此專題也入圍馬來西亞吉隆坡第十二屆生態電影節獎項。



TITV 16 原住民族電視台節目表

(2019/10/01~10/31)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保有節目異動權利，當週詳細節目表，請上官網查詢。

時間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六	週日
00:00	1900新聞						
01:00	Malu su好健康診所	ui! 輕鬆講		ui! 輕鬆講		Kai試英雄	kardreseng 把家蓋起來
02:00	Ita・看世界／ 'a'iyalaeho：開會了	大家說族語總複習（族）		Ita・看世界／ 'a'iyalaeho：開會了 （族）	大家說族語總複習（族）		部落大小聲
03:00	1200新聞（族）						
04:00	1900新聞（族）						
05:00	wawasena（族）						
	pito,pitju,mpitu’ 7個為什麼（族）						
06:00	大家說族語（族）						
	isa isa動次動【首】						
07:00	1200新聞（族）					0700新聞【首】	
08:00	1900新聞（族）					1200新聞（族）	
09:00	戲劇	跟著dapin去旅行	ui! 輕鬆講			1900新聞（族）	
10:00		大家說族語總複習 （族）	wawasena 走進那道光	紀錄	wawasena vuvu您很會	我，存在－原住 民影像紀錄	跟著dapin去旅行
11:00	1100新聞【首】					1100新聞【首】	
						pito,pitju,mpitu’ 7個為什麼（族）	
12:00	1200新聞【首】（族）						
13:00	祭得seranagwan	ui! 輕鬆講			媽Mami呀！	一起ray ray	部落大小聲
14:00	Kai試英雄		紀錄	跟著dapin去旅行	我，存在-原住民 影像紀錄	pito,pitju,mpitu’ 7個為什麼（族）	Kakudan時光機
15:00	部落大小聲	Ita・看世界／ 'a'iyalaeho：開會了	原觀點	LIMA新聞世界	原觀點	0700新聞（族）	
16:00		媽Mami呀！		Kiratam預備起	樹人大冒險	Tahu生火吧	
	vuvu您很會				Kakudan時光機		Kiratam預備起 樹人大冒險
17:00	pito,pitju,mpitu’7個為什麼（族）					吹過島嶼的歌	吹過島嶼的歌
	isa isa動次動						
18:00	1800新聞【首】					1800新聞【首】	
						pito,pitju,mpitu’7個為什麼（族）	
19:00	1900新聞【首】（族）						
20:00	ui! 輕鬆講			Kai試英雄	其他	部落大小聲 【首】	吹過島嶼的歌
21:00	戲劇	我，存在－原住民 影像紀錄	學生短片	原觀點【首】	LiMA新聞世界 【首】	戲劇	'a'iyalaeho：開會了 （族）／Ita・看世界 【首】
22:00			一起ray ray	吹過島嶼的歌	跟著dapin去旅行		祭得seranagwan
23:00	1800新聞					1800新聞	
						pito,pitju,mpitu’7個為什麼（族）	



Alian 96.3 原住民族廣播電台節目表

(2019/10/01~10/31)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保有節目異動權利，播出節目以實際播出為準，請參考原住民族廣播電台官網。

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00:00	今夜最night聽	聽見心在唱歌		嘎來來夜未眠		深夜部落DJ	
01:00	Just Muni廣播站					音樂不夜城	
02:00	音樂不夜城						
06:00	九十要有你（重播）					部落集會所	音樂不夜城
07:00	母語整點新聞					開口說達悟	A-NA蘭嶼
	早安！Alian						
08:00	Misaniyaro’部落生活旅行					生命的樂章	
09:00	Pa’icelen 出力						
10:00	華語整點新聞						
	嘎巴！輕鬆Bar					大小山貓howa 伊呀呼	
						聽見幸福來敲門	
12:00	華語整點新聞						
	勞工新樂園					青春娜魯灣	
13:00	Tupa我們的麥克風					senasenay唱歌吧	
14:00	母語整點新聞					原來好好聽	
	法律我最懂	太平洋的風					
15:00	原氣Mapolong					ariari豐部落	
16:00	華語整點新聞						
	下課趣哪裡					米呼米尚	
	Makapahay音樂教室						
17:00	Lima同學會					高雄原民會提供之節目「原來是這YA」	
18:00	華語整點新聞						
	耳朵借我	原聲探索	音樂真抒情			Alian Live Show	
good night semnai							
20:00	母語整點新聞					敬天敬地敬萬物	音樂不夜城
	深谷的回音	Alian理財學院					
21:00	九十要有你						
22:00	搖滾阿瑪迪斯	Alian的獨立世代		武勇音樂聊天室			豐・音樂
23:00	原青想怎樣	原來好Young			原生生你今天驕傲了嗎		海嘯K老歌



視野

INDIGENOUS
SIGHT



inSight.ipcf.org.tw
從原住民族的角度看世界
圖文好看線上版

Sponsorship

電視節目贊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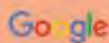
分享文化的溫度

我們需要您的支持和鼓勵，持續揮灑這份小而美的力量，來匯集更多人的熱情與使命，共同為台灣這塊土地，綻放出多采的文化面貌！



財團法人
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
Indigenous Peoples Cultural Foundation
原住民族電視台 & 原住民族廣播電台
Taiwan Indigenous TV & PRR 96.3 Allian Radio

贊助辦法



原文會節目贊助

洽詢電話：02-27881600

贊助查詢



贊助說明

1. 可選擇贊助「特定節目之製作經費」或「節目時段之播出費」。
2. 以現金贊助為主，若實物或勞務贊助者，則折算市價後，視同金錢之贊助。

回饋方式

1. 節目播送結束時播出贊助聲明。(註明贊助者名稱、識別標誌或感謝文字)
2. 贊助逾10萬元，加贈《原視界》廣告1頁。(每20萬元再贈1頁，每月最多2頁為限)

廣告

郵政劃撥存款收據 注意事項

- 一、本收據請妥為保管，以便日後查考。
- 二、如欲查詢存款入帳詳情時，請檢附本收據及已填妥之查詢函向任一郵局辦理。
- 三、本收據各項金額、數字係機器印製，如非機器列印或經塗改或無收款郵局收訖章者無效。

請寄款人注意

- 一、帳號、戶名及寄款人姓名地址各欄請詳細填明，以免誤寄；抵付票據之存款，務請於交換前一天存入。
- 二、本存款單金額之幣別為新臺幣，每筆存款至少須在新臺幣十五元以上，且限填至元位為止。
- 三、倘金額塗改時請更換存款單重新填寫。
- 四、本存款單不得黏貼或附寄任何文件。
- 五、本存款金額業經電腦登帳後，不得申請撤回。
- 六、本存款單備供電腦影像處理，請以正楷工整書寫並請勿摺疊。帳戶如需自印存款單，各欄文字及規格必須與本單完全相符；如有不符，各局應婉請寄款人更換郵局印製之存款單填寫，以利處理。
- 七、本存款單帳號與金額欄請以阿拉伯數字書寫。
- 八、帳戶本人在「付款局」所在直轄市或縣（市）以外之行政區域存款，需由帳戶內扣收手續費。
- 九、所託收之票據於運送途中，若發生票據被盜、遺失或滅失時，同意授權由郵局或付款行代理本人辦理掛失止付及聲請公示催告、除權判決等事宜。

交易代號：0501、0502現金存款 0503票據存款 2212劃撥票據託收
本聯由儲蓄處存查、保管五年。

信用卡捐款

線上捐款：
<https://donation.ipcf.org.tw>



郵政劃撥

郵政劃撥

戶名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
帳戶 50135113



銀行匯款

戶名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
帳戶 2360 0122 4871
銀行 臺灣銀行武昌分行

現金捐款

親送或現金袋郵寄本會：
11573 台北市南港區重陽路
120號5樓

支票捐款

親送或掛號郵寄
本會：
11573 台北市南港區
重陽路120號5樓



ATM轉帳

戶名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
帳戶 2360 0122 4871
銀行 臺灣銀行武昌分行



- 提醒事項**
- 轉帳或匯款後，請務必以電話或電子信箱方式將您的姓名、地址、電話提供本會，或直接前往本會捐款網站 <https://donation.ipcf.org.tw> 線上填寫捐款人資料，以俾本會寄發捐款收據與捐款贈品。
 - 每筆捐款交易都有一定須負擔的手續費用（本會受贈最低額度為100元），建議您可累積一定金額後再一次進行樂捐。
 - 本會只蒐集您在自主意願下於線上填寫或回傳提供之個人資料（如捐款人之姓名、地址、電話、電子郵件、身分證字號、出生年月日等），目的是為提供更佳的捐款服務，及業務相關之捐助和活動資訊。相關資料使用皆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妥善保護您的個人資訊。
 - 依法，您可隨時向本會行使個資權利，以查詢、補充、更正、處理及刪除您的留下的個人資料或聯絡方式。您可以來電或來信與我們聯繫，我們將由專人進一步為您服務。提醒您，若您拒絕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或選擇停止、刪除已提供之個人資料時，將可能對您在捐款收據開立/寄送、捐款徵信查詢、捐款贈品.....等捐款人基本權益上產生影響。

98-04-43-04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單

收 款 帳 號	5	0	1	3	5	1	1	3	金額	億	仟	萬	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
									阿拉伯 數字										

通訊欄(限與本次存款有關事項)

您的EMAIL:

開立收據方式：

- ☐ 不需寄發
☐ 每次扣款後寄送
☐ 年度開立

捐款徵信：以捐款芳名錄方式公開捐款
姓名、金額於本會捐款網站及年報

- ☐ 我同意
☐ 我同意以_____之姓名公開
☐ 不同意

收款戶名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

寄款人 ☐ 他人存款 ☐ 本戶存款

姓名

主管：

地

址

電話

經辦局收款戳

◎寄款人請注意背面說明

◎本收據由電腦印錄請勿填寫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收據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

收款帳號戶名

存款金額

電腦紀錄

捐款專線
(02)2788-1600

客服信箱
ipcfservice@mail.ipcf.org.tw

虛線內備供機器印錄用請勿填寫

經辦局收款戳

採集部落裡的故事，
作為啟發創意的能量，
透過影像、文字與設計的調和，
分享關於生活、土地、文化的美好。

Gathering tribal tales and stories as the basis
and energy for our creativity, and through
images, words and creative design, we share
the beauty of Taiwan Indigenous peoples'
lives, land and culture.

原事 / IPCF GOODS / 好牛物

/ 探索你的部落故事 /

YAHOO!
超級商城

博客來

IPCFgoods 原事好物



全台寄售點 /

陽明高雄海洋探索館 · 陽明海洋文化藝術館 ·
秋月的店 · 台北當代藝術館 · 十三行博物館 ·
和平島公園 · 五南文化廣場 · 台灣e店 ·
南天書局 · 允晨文化

IPCF 原事
GOODS 好物



財團法人
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
Indigenous Peoples Cultural Foundation
原住民族電視台 & 原住民族廣播電台
Taiwan Indigenous TV & FM96.3 Alian Radio



ISSN 2313-111-X



9 772313 111001